

後漢書



荀韓鍾陳列傳第五十二

後漢書六十二

荀淑傳

子爽

孫悅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荀卿十一世孫也

卿名况趙人也

為楚蘭陵令著書二十二篇號荀卿子避宣帝諱故各曰孫也

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

章句多為俗儒所非而州里稱其知人安帝時徵拜郎

中漢載遷當塗長

當塗縣名故城在今宣州

去職還鄉里當世名賢

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及梁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之

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淑對

策譏刺貴倖為大將軍梁異所忌出補郎陵侯相

續漢書曰

淑對策刺梁氏故出也

莅事明理稱為神君頃之弃官歸閑居養

崇禎三年刊

後漢書卷六十二

志產業每增輒以贍宗族知友年六十七建和三年卒

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喪禮記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也二縣皆為立司有子八人儉緄靖熹汪爽肅專並有

名稱時人謂八龍緄音昆熹音道汪音烏光反說文云汪深廣也俗本改作注非專木或作

敷初荀氏舊里名西豪今許州城內西南有荀淑故穎

陰令勃海苑康以為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左傳曰昔高陽氏有

才子八人蒼舒賁鼓擣戲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

曰高陽里靖有至行不仕年五十而終號曰玄行先生

皇甫謐高士傳曰靖字叔慈少有俊才動止有禮靖弟爽亦以才顯於當時或問汝南許章口爽與靖孰賢章曰皆王也慈明外郎叔慈內潤及卒學士惜之誅靖

者二十六人穎陰令丘積追號靖曰玄行先生也淑

兄子昱字伯條曇字元智昱為沛相曇為廣陵太守兄

弟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官其支黨賓客有在二郡者織

非必誅昱後共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死曇

亦禁錮終身

爽字慈明一名諝音息汝反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

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謂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

弟不行徵命不應穎川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

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劉策陳便宜曰

臣聞之於師曰漢為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

為孝火木之子夏火之位木至夏而戌故為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為

崇禎三年刊

後漢傳五十二

火在天為日

易說卦曰離為火為日也

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

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

冬時則廢其刑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

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

平帝時王莽作書八篇戒子孫令學

官以教授吏能誦者比孝經音義云言用之得選學之也

天喪親自盡孝之終也

謂盡其哀

戚也

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

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

乎儉

易謙卦九三爻勞謙君子有終吉

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

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

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遺忘也今公卿羣寮皆政教

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

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

死忘生者眾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

事見

論語致猶盡也極也

春秋傳曰上之所為民之歸也

左氏傳臧武仲之言

夫

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為民亦為

之又何誅焉昔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

劉攽曰案

文以自當

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

前書翟方進為丞相曹後母憂行服

三十六日起視事

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

年不呼其門

公羊傳之文也何休注云重奪孝子之恩

所以崇國厚俗薦化

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

憚難也

天下通喪可如舊禮

禮記曰三年之喪 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

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

義備則人知所厝矣語見易序卦也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

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易乾坤至離為上經咸恒至未

濟為下經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易繫辭也夫婦之道所謂

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媯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

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

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易泰卦六五爻辭也王輔嗣注云婦人謂嫁曰歸泰者陰

陽交通之時五處尊位履中居順降身應二帝乙歸妹誠合斯義也案史記紂父名帝乙此文以帝乙為湯湯

名天也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泰

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

也公羊傳曰夏單伯逆王姬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逆之逆之者何使

我主之也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休注云不自為主尊卑不敵也今漢

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

失陽唱之義易緯曰陽唱而陰和也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

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覩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

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皆易繫之

也文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北極北辰也軒轅四星女主之

也象察法於地則崐山象夫卑澤象妻崐猶高也易艮下兌上為成艮為山

也夫象也兌為澤妻象也咸感也覩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

雌能順服獸則牡為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

為人首坤為人腹易說卦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該

屬地該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睢禮

始冠婚先正夫婦儀禮士冠禮為始士婚禮次之天地六經其旨一揆

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式法

也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

瑞降天吉符出地五疋咸備各以其敘矣禮是也史記曰休徵曰肅

時雨若日又時暘若日哲時燠若日謀時寒若日聖時風若五是來備各以其敘也昔者聖人建

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

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

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由來也眾禮之中婚

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

事之降也白虎通曰天子娶十二法天則有十二月百物畢生也又曰諸侯娶九女也陽性

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左傳曰昔晉侯

有疾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為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或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天有六氣過則為災於是乎節宣其氣也○劉放曰注昔晉侯有疾玩文多一昔字故

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

臺傾宮陳妾數百列女傳曰夏桀為璇室瑤臺以臨雲雨紂為傾宮解見桓帝紀陽

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

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事見

武書無逸篇其詞與此微有不同也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

其軌傳曰截趾適履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

可痛也適猶從也言喪身之愚甚於截趾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

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稟糧耗費縑帛空

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

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于內故感動和氣災異

屢臻臣愚以為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

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庫三曰修

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蠡斯蠡斯蝮也其性不

日蝨斯羽說說今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如故能子衆多詩之弘

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為歲尊卑奢儉所

以為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為其節也

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卦彖辭文也春秋傳曰唯器與名不

可以假人杜預注左氏云器謂車服名謂爵號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

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

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

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

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

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

度之別前書董仲舒曰王者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必防欲也嚴篤有司必行其

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奏聞卽棄官去後遭黨錮  
隱於海上又南遁漢濱積十餘年以著述爲事遂稱爲  
碩儒黨禁解五府並辟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  
爽制服三年當世徃徃化以爲俗時人多不行妻服雖  
在親憂猶有弔問喪疾者又私謚其君父及諸名士爽  
皆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喪服曰夫  
爲妻齊縗  
杖舄禮記曰魯子問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後公車徵爲  
大將軍何進從事中郎進恐其不至迎薦爲侍中及進  
敗而詔命中絕獻帝卽位董卓輔政復徵之爽欲遁命  
更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爲

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  
十五日因從遷都長安爽見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  
其所辟舉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  
卓長史何顥等爲內謀會病薨年六十三著禮易傳詩  
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又集漢事成敗可爲鑒戒者謂  
之漢語又作公羊問及辨讖并它所論叙題爲新書凡  
百餘篇今多所亡缺兄子悅或並知名或自有傳  
論曰荀爽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爲處士累徵並謝病  
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玄竟不屈以全其高  
爽已黃髮矣獨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



舍余竊商其情以為出處君子之大致也平運則弘道

以求志陵夷則濡跡以匡時濡跡解見荀公之急急自

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為違貞吉而履虎尾焉履道坦坦

幽人貞吉又曰履虎尾不咥人亨觀其遜言遷都之議

以救楊黃之禍楊彪黃及後潛圖董氏幾振國命所謂

大直若屈道固逶迤也老子云大直若屈大

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

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沈靜美姿

容尤好著述靈帝時闈官用權士多退身窮處悅乃託

疾隱居時人莫之識從弟彧特稱敬焉初辟鎮東將軍

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悅與彧及少府孔

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累遷秘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

天子恭已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

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既成而奏之其大略曰夫道之

本仁義而已矣易曰立人之五典以經之群籍以緯之

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

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

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

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正未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

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

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肆放也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性審

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

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

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皐陶作士政不行焉

尚書舜謂契曰汝作師徒敬激五教在寬謂皐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故在上者先豐人

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籍田事解見明紀禮記曰季春之月后妃

齋戒親東后桑以勸蠶事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宮近州而為之官仞有三尺也國無遊人

野無荒業財不賈用言自足也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

生周給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

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

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偽以蕩

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舞不章俗無

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

其心慎修其行內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

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

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撻以加小人

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

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

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章明也小人之情緩則

崇禎二年刊

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

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國語齊桓公問管仲曰國安可乎管仲曰

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修之小國設備可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注云政國政也言修國政而寄

軍令隣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韓子曰二柄者刑德也殺戮之謂刑慶賞

之謂德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

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

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

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

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

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

使自交之老子曰為無為事無事又曰故德交歸也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

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又言尚王之制非

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

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陵夫違人違天不祥

違人不義又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

左史記言右史書事禮記曰天子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

立于其中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也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

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

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

人勸焉淫人懼焉

淫過也左氏傳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以懲

不義也

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

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帝覽而善之帝好典

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

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其序

之曰昔在上聖惟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

契以通宇宙揚于主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于時

夏詩周頌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鄭玄注曰懿美也肆陳也我武王也求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于是夏

而歌也亦惟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

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

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世濟其

軌不隕其業濟成也損益盈虛與時消息臧否不同其揆

一也漢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求惟祖宗之

洪業思光啓乎萬嗣聖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是

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叙舊書以述漢紀

中興以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觀矣又著崇德

正論及諸論數十篇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 韓詔傳

韓詔字仲黃潁川舞陽人也少仕郡辟司徒府時太山

賊公孫奉偽號歷年守令不能破散多為坐法尚書選

三府掾能理劇者乃以詔為羸長

羸縣故城今在交城州博城縣東北

聞其賢相戒不入羸境餘縣多被寇盜廢耕桑其流入

縣界求索衣糧者甚眾詔愍其飢困乃開倉賑之所稟

瞻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詔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

伏罪令笑入地矣太守素知詔名德竟無所坐以病卒

官同郡李膺陳寔杜密荀淑等為立碑頌焉子融字元

長少能辨理而不為章句學聲名甚盛五府並辟獻帝

初至太僕年七十卒

### 鍾皓傳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為郡著姓世善刑律皓少

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為二兄未仕避隱密山

密縣山也

以詩

律教授門徒千餘人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為友

皓為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

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

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皓頃之自劾去前後九辟公

府徵為廷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就時皓及荀淑並為

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常嘆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

可師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

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修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

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瑾辟州府未

嘗屈志膺謂之曰孟子以為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與孟軻同邪瑾常以膺言白皓皓曰昔國武子

好招人過以致怨本

國武子齊大夫齊慶克通於齊君之母國武子知之而責慶克夫人

遂譖武子而逐之事見左傳

卒保身全家爾道為貴其

體訓所安多此類也年六十九終於家諸儒頌之曰林

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就州招九膺

台輔逡巡王命卒歲容與皓孫繇建安中為司隸校尉

海內先賢傳曰繇字元常郡主簿迪之子也魏志曰舉孝廉為尚書郎辟二府為廷尉正黃門侍郎

### 陳寔傳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為兒童雖在

弄為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廝役後為都亭刺史

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

業太學後令復召為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

同縣楊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為

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楊吏遠近聞者咸嘆服之家貧

復為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

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

檄板書謂

以高倫之教書之於檄而懷之者懼洩事也

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

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

請從外署之舉不欲陷倫

於請託也於是鄉論恠其非學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尚

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

輪氏縣名屬潁川郡今故嵩陽縣是

倫謂

衆人言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

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

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嘆

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句

月以暮喪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

太丘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西

也北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

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

司官謂主司之官也

吏慮有訟者白

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

官聞而嘆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

訟者以沛相賦歛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後

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

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

以爲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

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

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鄉閭平心率物

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

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

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

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

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  
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尅已反善然此  
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  
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群僚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  
愧於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  
寔敦勸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文絕人  
事節中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  
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十家  
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  
共刊石立碑謚為文範先生先賢自狀曰將軍何有六  
進遣官屬吊祠為謚

子紀謹最賢

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靡和後進之士  
皆推慕其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黨  
禁解四府並命無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絕氣  
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  
行表上尚書圖象百城以厲風俗董卓入洛陽乃使就  
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為平原相  
往謁卓時欲徙都長安乃謂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

土地肥美號為陸海

前書曰東方朔曰三輔之地南有  
江淮北有河渭汧隴以東商洛以

西厥壤肥饒此所  
謂天府陸海之地

今關東兵起恐洛陽不可久居長安



猶有宮室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左傳

日楚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也宜修德政以懷不附遷移

至尊誠計之末者愚以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

違命則威之以武今關東兵起民不堪命若謙遠朝政

率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幾可全若欲徙萬乘以自安

將有累卵之危崢嶸之險也累卵解見皇厚紀崢音土耕反卓意甚忤

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以為司徒紀見禍亂方

作不復辨嚴嚴讀日裝也即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又徵為

尚書令建安初袁紹為太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大鴻臚

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群為魏司空羣字長文魏志曰魯國孔融才高倨傲年

在群紀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為紀拜由是顯名天下以為公慙卿卿慚長

弟諶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

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群古者諸侯朝天子卿執羔大夫執鴈

士執雉成羣言衆多也當世者靡不榮之諶早終先賢行狀曰豫州百城皆圖畫

寔紀諶形像焉○劉放日案正文多一者字

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闡豎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潔放

言為高放肆其言不拘節制也論語曰隱居放言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

豎已叫呼之矣呼叫譏笑之也芸除草也故時政彌惛而其風愈往

唯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

仁故不離羣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

順治十六年刊 後漢傳五十一 七

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教發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

贊曰二李師淑陳君友皓韓韶就吏羸寇懷道太丘與

廣模我彞倫曾是淵軌薄夫以淳曾之言則也慶基既啓有

蔚頰濱二方承則八慈繼塵二方元方季方也荀淑八子皆以慈為字見荀氏家

傳也。劉放曰案凡人相語言及所論議皆當作謂以彼物為某字乃當作為其字從平聲後人傳寫之誤為謂相亂難為悉改學者宜知之

李杜列傳第五十三

後漢書六十三

李固傳子燮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也郃在數術傳

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鼎角者頂有骨如犀足也匿犀伏犀

也謂骨當額上入髮際隱起也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

遠千里謝承書曰固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追師三輔學五經積十餘年博覽古今明於風角星算

河圖讖緯仰察俯占窮神知變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是郃子遂究覽墳

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

歎曰是復為李公矣言復繼其父為公也司隸益州並命郡舉孝

廉辟司空掾皆不就謝承書曰五察孝廉益州再舉陽茂才不應五府連辟皆辭以病

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

續漢書曰陽嘉

二年詔公卿舉敦樸之士衛尉賈建舉固也

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為政所宜

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

春秋感精符曰人主日月同明四時合信故父天母

地兄日姊月宋均注曰父天於園丘之祀也母地於方澤之祭也兄日於東郊姊月於西郊

寶有山川

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河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此魏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

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為灾斯皆關之天

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

德有命

命爵命也言有德者乃可加爵命也

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

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

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

不宜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

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

阿母王聖

因遣妖孽使樊豐之徒乘

權放恣侵奪王威改亂嫡嗣

謂順帝為太子時廢為濟陰王

至今聖躬

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

殆危也

龍興即位天下喁喁

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

沛然

寬廣之意

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

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

豈無阿乳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

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

謂宋娥也

雖有大功勤謹之

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

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  
 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  
 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  
 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  
 曰其進銳其退速也案孟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孟子而續漢書復云老子今梁  
 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公羊傳曰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何休注云內娶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三世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椒房者皇后所居以椒泥塗也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  
 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  
 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

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  
 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  
 執振天下子弟祿仕皆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  
 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  
 陶公主為子求郎作陶公主光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  
 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  
 水司馬武宣續漢志長水校尉一人比二千開陽城門  
 候羊迪等續漢志曰城門每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  
 小失而漸壞舊章續漢書曰中郎官千石六百先聖法  
 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卷五十三

三

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志詩大雅凡伯刺周厲王及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

此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春秋合尚書

中司三公也如人喉在口以通舌語宋均注曰斗為天

之舌口主出政教三公生尊宜君命哈於人則宜知人

喉在咽以理舌斗斟酌元氣運乎四時春秋係乾圖曰

口使言有條理天皇於元氣天皇於元

氣陳桓以五易成宋均注曰成則也法也尚書出納王

命賦政四海也賦布權尊執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灾膏

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

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

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

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

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韓詩薛君

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此言

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此言

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

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道塞刑罰

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寢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

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前書曰司馬遷為太史令細招

會群儒引問得失指擿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

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  
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冒昧  
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  
言憐赦臣死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舍  
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宦  
者疾固言直因詐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  
向等請之於大將軍梁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事久乃  
得拜議郎○劉放曰案固前已云為議郎此又云得拜  
復拜議郎少出為廣漢令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  
已復二字也  
梁州記曰關城西南百八十里有白水關昔李杜門不  
固解印綬處也故關城今在梁州金平縣西

交人事歲中梁商請為從事中郎商以后父輔政而柔

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權曰重固欲令商

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奏記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

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昧公羊傳曰儀父者

何邾婁之君也何以稱字褒之也曷為褒之為其與盟

也何休注云春秋王魯託隱公為受命主因儀父先與

隱公盟假以見褒賞義○劉放曰注為其與盟也案文

少一貶無駭以閉利門春秋隱公二年書無駭帥師

駭也何以不氏貶之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

路閉也前孝安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屬伯榮王外委

周廣謝憚之徒開門受賂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

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稍復墮損左右當遠

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涸窮路

守死善道論語文

也喻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即位以來十有餘年聖嗣

未立羣下繼望

劉放曰案繼是繼於此蓋本是繫字繫

之義不可施天下之望也

令中宮博簡嬪媵兼採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

天意若有皇子毋自乳養無妾保妾醫巫以致飛燕之

禍趙飛燕成帝皇后姊為昭儀專寵成

明將軍望尊位

顯當以天下為憂崇尚謙省垂則萬方而新營祠堂費

功億計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來灾怪屢

見比無雨潤而沈陰鬱決雲起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孔

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祗

長與可樂成也書天無親加近者月食既於端門

之側既盡也端門也

月者大臣之體也

前書李尋上疏

長妃后大臣天窮之而則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

移易豐卦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

地之心福謙忌盛盈而好謙又曰見天地之心是以

賢達功遂身退老曰功成名遂全名養壽無有怵迫

之憂為利所誘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

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

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問曰昔堯化天下吾子立為諸

侯堯授舜舜授子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化

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今子賞

留吾事色然耕不豈與此外厥凡輩耽禁好位者國

日而論我國狂夫下愚不達大體竊感謂靈古之報

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為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

內救寇盜前蒙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斂其壯黨

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

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上奏南陽太守高賜

等臧穢賜等懼罪遂共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為千里移

檄言後一日行于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徙固為太山

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逐其人追討不能制

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

之未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匠上疏陳事曰臣聞氣

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為賢養身者以練神為寶安國

者以積賢為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

臣秦使懼然遂為寢兵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實

居西面之壇稱曰理百姓實倉廩子西在此奉璋璋使

諸侯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

正兵戎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義獵治亂之遺風

昭奚恤在此惟大國所觀便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

未可謀也事見新序國語曰楚王孫圉聘於晉趙簡子

鳴玉以相問固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對

曰未嘗為寶也楚人有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諸侯有

左史倚相道訓典以序百物此楚國之寶也若夫古王

寶焉與此所引不同也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賦



段干木故群俊競至名過濟  
柏秦人不敢闕兵於西河

斯蓋積賢人之符也魏文侯受繼於子夏過段干木問

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事

見史記 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

廣漢楊厚會稽質純謝承書曰純字仲真會稽山陰人

舉賢良方正五徵博士四公郎數陳災異上便宜數百事多見省納遷江夏太守策

書嗟歎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

振衣樂欲為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

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荊州聞厚純等以病

免歸誠以悵然為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

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等以

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衆人皆怪始隆崇今更

滯也隆高也崇重也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

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勅令

起又薦陳留楊倫倫見儒林傳河南尹存東平王惲陳國何

臨臨字子陵熙之子為平原太守見百家譜也清河房植等植見黨人篇也是日有

詔徵用倫厚等而遷瓊舉以固為大司農先是周舉等

八使按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並是宦者親屬輒為請

乞詔遂令勿考又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尚書郎時

皆特拜不復選試固乃與廷尉吳雄上疏以為八使所

糾宜急誅罰選舉署置可歸有司帝感其言乃更下免  
八使所舉刺史二千石自是希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  
考察朝廷稱善乃復與光祿勳劉宣上言自頃選舉牧  
守多非其人至行無道侵害百姓又宜止槃遊專心庶  
政帝納其言於是下詔諸州劾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  
遇人無惠者免所居官其姦穢重罪收付詔獄及冲帝  
卽位以固爲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帝崩梁太  
后以揚徐盜賊盛強恐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詔固等欲  
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固對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  
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

亡於沙丘

史記曰始皇東巡道病崩於沙丘徐廣曰趙有沙丘官有鉅鹿也

胡亥趙高

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至亡國

丞相李斯爲始皇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

變乃秘之不發喪獨胡亥趙高等知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死而立胡亥爲太子胡亥元年楚漢

並起近北鄉侯薨閻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秘遂有孫

程手刃之事

江京劉安等坐省門下孫程與王康等就斬京安等立順帝也

此天下大

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卽暮發喪固以清河王蒜

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

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

周勃立文帝霍光立宣帝也

戒鄧閻之利幼弱

謂鄧太后立殤帝帝時誕育百餘日三歲

而崩又立安帝時十餘歲閻太后立北鄉侯其年薨又徵諸王子擬擇立之

冀不從乃立樂

順治上

王刊

七

安王子纘年八歲是為質帝時冲帝將北卜山陵固乃議曰今處處寇賊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一

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坐內依康陵制度康陵殤帝陵也其

於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時太后以比遭不造委任

宰輔固所匡正每輒從用其黃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

咸望遂平而梁冀猜專每相忌疾初順帝時諸所除官

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

旨遂共作飛章虛誣固罪曰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

書曰粵若稽古帝堯臣不述舊無以奉君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

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太公兵法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

君成之以化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

過其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以

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

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

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

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

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

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執威

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歿終也

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帝王紀曰武王入殷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間出

天啓三年刊 後漢傳五十三

傾宮之女 **成湯遭災以六事尅已** 帝王紀曰湯伐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榮邪女謂行邪何不雨之極也 **魯**

**僖**遇旱而自責祈雨 解見楊 皆以精誠轉禍為福自枯

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

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

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為城國魚鼈為

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 晏子春秋文 陛下

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却行求前 緣木求無

見孟子之文韓詩外傳曰大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夫惡知往古之所以危亡無異却待而求逮於前

也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

甚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

煮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

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

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 謝承書戒字志伯蜀

郡成都人也戒博學明經講授舉孝廉累遷荆州刺史

梁商弟讓為南陽太守侍椒房之寵不奉法戒到州劾

奏之遷河間相以冀部難理整厲威嚴遷戒南陽太守

糾豪傑恤吏人奏免中官貴戚子弟為令長貪濁者遂

拜為尚書令出為河南尹轉拜 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

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

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絕 順帝崩冲帝立一年崩廢帝一年崩 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議擇其

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眾望且永初以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昌邑王賀武帝昌邑哀王子也昭帝崩霍光立自非博陸忠勇霍光封博陸侯前書音義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海河東也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霍光召丞相已下議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大司農田延年前離席案劍曰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於是廢立遂定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

乃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先是蠡吾侯志當取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眾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未有別理而易奪之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意既不從猶望眾心可立復以書

勸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  
 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  
 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為妖言下獄門生  
 勃海王調貫械  
 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  
 要鈇鑕詣闕通  
 訴字林曰鈇鑕械也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  
 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  
 終為已害乃更  
 據奏前事遂誅之時年五十四固臨終  
 先公兆域見謝承書也臨終與胡廣趙  
 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  
 持王室比隆文  
 宣文帝宣帝皆群臣何圖一朝梁氏迷  
 謬公等曲從以

吉為凶成事為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

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

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州郡

收固二子基茲於偃城皆死獄中續漢書曰基偃師長

茲字季公並為長史聞固策免並弃官亡歸巴漢南鄭

趙子賤為郡功曹詔下郡殺周二子太守知其枉遇之

其寬二子託服藥死具棺器欲因小子爕得脫亡命冀

乃封廣戒而露固尸於四衢爾雅曰四達謂之衢郭令

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說承書曰亮字年

始成童成童年十五也禮記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章

所上章也蒼頡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死不許因

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洛陽北面

西頭門門外李杜二公為大臣不能宛上納忠而興造有萬壽亭

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腐生者猶言腐儒也

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

為以死相懼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非命謂衰亂之時人多不得其死也

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踣踣曲也踣累足也言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

淪限上下皆可畏懼也詩云請夫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踣也耳目適宜視聽口

不可以妄言也太後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

而殉尸不肯去殉從去楚國先賢傳曰班字季宛人也少遊太學宗事李固才高行美不交非

類嘗耦耕澤畔惡衣蔬食聞固死乃星行奔赴哭泣盡哀司隸察狀奏聞天子釋而不罪班遂守尸積十日不

上桓帝嘉其義列聽許送喪到漢中赴葬畢而還也太后憐之乃聽得榾欵歸葬

二人由此顯名三公並辟班遂隱身莫知所歸固所著

章表奏議教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弟子趙承等悲歎

不已乃共論固言迹以為德行一篇謝承書曰固所授弟子穎川杜訪汝

南鄭遂河內趙承等七十二人相與束歎悲憤以為為眼不復瞻固形容耳不復聞固嘉訓乃共論集德行一篇

燮字德公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

燮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

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

累仁何以遇此太公謂祖父郤也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燮託言

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

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

六尺謂年十五以下

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

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燮名姓爲酒家

傭

謝承書曰燮遠遁身於北海劇託命滕咨家以得免與此不同

而成賣卜於市各爲

異人陰相往來燮受從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

燮燮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旣誅而災肯屢見明年

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

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

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

旣而成燮曰先公正直爲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

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

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

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後王成卒燮

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州

郡禮命四府並辟皆無所就後徵拜議郎及其在位廉

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

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

平正靈帝時拜安平相先是安平王續爲張角賊所略

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燮上奏曰續在國無政

爲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時議者不



同而續竟歸藩熒以謗毀宗室輸作左校未滿歲王果  
 坐不道被誅乃拜熒為議郎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  
 不肯立王擢遷河南尹時既以貨賂為官詔書復橫發  
 錢三億以實西園事見宦者傳熒上書陳諫辭義深切帝乃  
 止先是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為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  
 冀亡奔邵邵偽納而陰以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為  
 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屍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劉放曰  
案甄邵遷為郡守不得言受封未知當何字或云少一璽字先受璽封謂拜郡詔也邵還至洛陽  
 熒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  
 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  
 熒在職二年卒時人感其世忠正咸傷惜焉

### 杜喬傳

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

續漢書曰累祖吏二千石喬少好學治韓詩京氏易

歐陽尚書以孝稱雖二千石子常步擔求帥林慮今相州縣也

少為諸生舉孝廉辟司

徒楊震府稍遷為南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中漢安  
 元年以喬守光祿大夫使徇察兗州表奏太山太守李  
 固政為天下第一陳畱太守梁讓濟陰太守汜宮濟北  
 相崔瑗等臧罪千萬以上讓即大將軍梁冀季父官瑗  
 皆冀所善還拜太子太傅遷大司農時梁冀子弟五人  
 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喬上書諫曰陛下越從藩臣

龍飛卽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  
 右之封傷善害德與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  
 功過未世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  
孽音魚列反公羊傳曰臣僕庶孽之事何休注云孽賤子也猶樹之有孽生也並帶無功之紱  
蒼頡篇紱綬也裂勞臣之士其為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  
 為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  
 畏班爵位而物無勸易旅卦九四曰旅于處得其資斧前書音義曰資利也苟遂  
 斯道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亾國可不慎哉書奏不  
 省益州刺史种暠舉劾永昌太守劉君世以金蛇遺梁  
 冀事發覺以蛇輸司農冀從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始

為恨累遷大鴻臚時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

冀又銜之遷光祿勳建和元年代胡廣為太尉桓帝將

納梁冀妹冀欲令以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聽時有司奏

曰春秋迎王后于紀在塗則稱后今大將軍冀女弟宜備禮章時進徵幣奏可於是悉依惠帝納后故事聘黃金一萬斤納采鴈璧乘馬一依舊典又冀屬喬舉汜官為尚書喬以官

臧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日忤於冀先是李固見廢內

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回邪也由撓曲也

是海外歎息朝野瞻望焉在位數月以地震免官者唐

衡左官等因共譖於帝曰陛下前當卽位喬與李固抗

議言上不堪奉漢宗祀抗舉也帝亦怨之及清河王蒜事

順治十七年刊

起梁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等交通請逮案罪而梁太后素知喬忠但策免而已續漢書曰喬諸生耿伯常與鮪同止

冀諷吏執鮪為喬門生冀愈怒使人脇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

從宜令其自盡也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

執繫之死獄中妻子歸故郡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家

屬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

洛陽乃著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吏守衛尸喪驅護蠅蟲

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太后義而不罪匡於是

帶鉄鑽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

殯殮送喬喪還家葬送行服隱匿不仕匡初好學常在

外黃大澤教授門徒補斬長斬今徐州縣也音機政有異績遷平

原令時國相徐曾中常侍璜之兄也匡恥與接事託疾

牧豕云哀山松書匡一名章字叔康也

論曰夫稱仁者其道弘矣弘大也言非一塗也立言踐行立其言必踐而

行豈徒徇名安已而已哉徇求也將以定去就之槩正天

下之風使生以理全死與義合也槩節也立身之道唯孝與忠全死生之義

須得其所夫專為義則傷生貴義則賤生也專為生則騫義騫違也專

為物則害智為物則役智故為害專為已則損仁若義重於生舍

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上以殘闇失君道下以篤

固盡臣節臣節盡而死之則為殺身以成仁去之不為

求生以害仁也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確堅貌也豈不

知守節之觸禍恥夫覆折之傷任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不勝其任

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猶冀土耳其

贊曰李杜司職朋心合力朋猶同也致王文宣抗情伊稷伊

也后稷道亡時晦終離罔極離被也毛詩曰讒人罔極燮同趙孤趙朔之子

趙武史記曰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殺趙朔朔客程嬰公孫杵臼匿朔遺腹子於中山居十五年後景公與韓厥立趙孤而

攻滅屠岸賈也世載弦直載行也

李杜列傳第五十三後漢書六十三吳祜傳

吳延史盧趙列傳第五十四後漢書六十四

吳祜傳

吳祜字季英祜音又續漢書作佑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為南海太

守恢或作恢音徒濫反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

書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為汗簡義見劉向別錄也祐諫曰今

大人踰越五領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至于海一山之限耳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州記云

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領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都龐三也臨賀萌渚四

也始安越城五也裴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恠氏之說則為審矣

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威所望希望其贈遺也此書若成則載

之兼兩車有兩輪故稱兩也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

天啟三年刊後漢書卷五十三

名

徽要也音江堯友前書曰王陽好車馬衣服鮮明而遷徙轉移所載不過囊橐時人恠其奢伏其儉故俗

傳王陽能作黃金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

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季子謂札也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

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續漢書曰年四十行餘乃為郡吏也

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

無耻柰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陳留者舊

傳曰太守令宏召補文學宏見異之擢舉孝廉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壇共小

史雍丘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祖道之禮封土為

曰祖道者行祭為道路所也周禮大馭掌王玉路以祀及犯輒注云犯輒者封土象山於路側以芻棘栢為神

主祭之以車轆輒而去喻無險難○劉攽曰注以芻棘栢案禮記云芻芻棘栢此少一善字也功曹以

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真

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謝承書曰真字夏甫時公沙

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祐賃春祐與語大

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

漢官儀曰四行敦厚質樸遜讓節儉也時濟北戴宏父為縣丞宏年十六

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嘗聞諷誦之音竒而厚之亦與為

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東夏東方也尚書曰尹茲東夏也官至酒泉太

守濟北先賢傳曰宏字元襄剛縣人也年二十二為郡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宏曰今鄙郡遭明

府咸以為仲尼之君國小人少以宏為顏回豈聞仲尼有撻顏回之義府君異其對即日教署主簿也祐

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閣自責然後斷

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續漢書曰賦錢五百為父

市單衣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

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

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

人矣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丘男子

母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

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

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論語孔子曰忿思難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

親非感與今若背親逞怒若汝也逞快也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

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在手曰械曰國家制法囚身犯

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

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

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

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若妻生子名

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為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纆而

死謂以繩為纆投之而縊也縊音胡犬反祐在膠東九年陳留耆舊傳曰祐處同僚無私

書之問上司無賤傲之節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為長

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

扶風馬融在坐為冀章草祐因為融曰李公之罪成於

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為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太守少子愷新恩令鳳子馮鯛陽侯相鯛陽縣屬汝南郡音紂皆有名於世陳留耆舊傳曰鳳字君雅馮字子高

延篤傳

延篤字叔堅南陽華人也華音昌猶友故城在汝南魯山縣東南也少從穎

川唐溪典受左氏傳先賢行狀曰典字季度為西鄂長風俗通曰吳人梁王奔楚封堂谿

因以為氏典為五官中郎將唐與堂同也旬日能諷誦之典深敬焉先賢行狀曰篤欲寫左氏傳無紙唐溪典以廢賤記與之篤以賤記紙不可寫傳乃借本諷之糧盡辭歸典曰卿人寫傳何故

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聞之嘆曰嗟乎延生雖復端木開一知二未足為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編名七十與游又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能著

文章有名京師舉孝廉為平陽侯相到官表冀遂之墓立銘祭祠擢用其後於畎畝之間前書冀遂山陽南平陽人為勃海太守南

平陽故城在今兗州鄒縣以師喪棄官奔赴五府並辟不就桓帝以

博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稍遷侍中帝

數問政事篤詭辭密對穀梁傳曰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動依典義遷左馮翊又徙京兆尹其政用寬

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

焉先是陳留邊鳳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

天啟三年刊

後漢傳五十四

四

四

四

前有趙張三王

前書趙廣漢張敞王遵王章王駿俱為京兆尹也

後有邊延二

君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齎

書詣京兆并貨牛黃

吳普本草曰牛黃味苦無毒牛出人呻者有之夜有光走角中牛死

膽中如雞子黃神農本草曰療驚癇除邪逐鬼

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

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

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以病

免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

觀夫仁孝之辯

辯爭也

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

代更

也可謂篤論矣

篤厚也

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

二致仁孝也易

繫辭曰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也

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

如欲分其大較

較猶略也

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

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已於已則事寡濟時

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

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

有致遠之勞手有節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

取諸物則草木之二始於萌芽終於彌蔓枝葉扶疏榮

華紛縟

說文曰縟繁絲飾也

木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

孝猶四體之有心腹

四體猶手足也

枝葉之有本根也聖人知

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

左氏傳趙簡子問于

太叔何謂禮對曰聞諸先大夫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天地之經人實則之則天之明因



地之利孔子取為孝經之詞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

仁之本與論語載有若之詞也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

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為

大孝以心體本根為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

尼序回參之意論語孔子曰參也魯回也其庶乎言庶幾於善道也魯鈍也言若先孝後仁則

曾參不得不賢於顏子蓋以為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

為稱虞舜顏回是也虞舜顏回純德既備或仁或孝但隨其所稱爾若偏而體

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史記公劉后稷曾孫也能修復后稷之業務耕

種行地宜百姓懷之多從而保歸焉故公劉以仁紀德

曾參以至孝稱賢此則各自為目不能總兼其美也

夫曾閔以孝悌為至德曾參閔管仲以九合為仁功論語

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九合者謂再會於鄆兩會于幽又會榿首止戴窳

立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

各從其稱者也前越雋太守李文德素善於篤時在京

師謂公卿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乎

欲令引進之篤聞乃為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

命也論語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流聞乃欲相為求還

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容堂孔

國注尚書曰昧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

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周公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班固東

詠殷周之詩講義文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楚詞

易論孔氏之春秋也

萬曆十年補刊

邃字鑊檻層軒王逸注云軒樓板也百家衆氏投間而作言誦經典之餘

洋洋乎其盈耳也洋洋美也渙爛今其溢目也渙爛文

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

為輿宋五夫言賦曰方地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也

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說文曰筑五絃之樂也沈約宋

云高漸離擊筑案今筑形似箏有項有柱史記荆軻至

燕日與屠狗及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

已而相泣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事見逸方之於吾未足

况也且吾自束修已來束脩謂束帶脩飭鄭玄注為人

臣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

黷易繫辭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色媿曰

版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史記有養由

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百餘

人皆曰善射有一人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

釋弓搯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枝左誦

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慎勿迷其本

盡恩此言羿者蓋以俱善射而稱之焉

棄其生也後遭黨事禁錮錮謂永康元年卒于家鄉里

圖其形于屈原之廟屈原楚大夫抱忠貞而死篤有篤

論解經傳多所駁正後儒服虔等以為折中所著詩論

銘書應訊表教令訊問也蓋答凡二十篇云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也父敞順帝時以佞辯至尚

天啟三年刊 後漢傳五十一

書郡守

續漢書曰敞為京兆尹化有能名尤善條教見稱於三輔也

弼少篤學聚徒

數百仕州郡

謝承書曰弼年二十為郡功曹承前太守宋訢穢濁之後悉條諸生聚歛姦吏百餘

人皆白太守歸迹還縣高各由此而興

辟公府遷北軍中候是時桓帝弟

渤海王悝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悖為亂乃

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

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與骨肉之恩遂昔周

襄王恣甘昭公

甘昭公王子帶周襄王弟也食邑於甘諡曰昭左傳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

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遂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也

孝景皇帝驕梁孝王

梁孝王景帝弟竇太后少子愛之賜天子旌旗出警人蹕景帝常與王宴太后前曰千秋萬歲後傳王爰盎諫

不許遂令人刺殺盎也

而二弟階寵終月敦慢卒周有播蕩之禍

漢有爰盎之變竊聞渤海王悝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

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

剽悍也逞

快也謂被侵枉不快之人也左傳曰率羣不逞之人剽音疋妙反

內荒酒樂出入無常

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

有虛言無實行也

或家之棄子或朝之

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

前書羊勝勸梁王求漢嗣州伍被勸淮南王謀反誅也

州

司不敢彈糾傳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

友親也尚書曰惟孝友于兄弟

恐遂滋蔓為害彌大

滋長蔓延也

乞露臣奏

宣示百僚使臣得於清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

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

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渤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

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典禁兵備禦非常而

妄知藩國于犯至戚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

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悝竟坐逆謀貶為瘞陶王弼

遷尚書出為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鈎黨鈎謂相連也郡國所

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却

州郡切惡也却退也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責曰續漢志每州皆有從事史及諸

六郡其五有黨濟南樂安齊國東萊平原北海六郡青州所管也青州在齊國臨淄見漢官儀

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帝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

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自是甘陵有南北部見黨人篇序也

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疆界

也理正也左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也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前書曰凡

人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

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

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

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俸音用反濟活者千餘

人弼為政特挫抑彊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遷河東

太守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勅

斷絕書屬屬音之欲反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并

崇禎三年刊

後漢傳五十四

求假鹽稅積日不得道生乃說以宅事謁弼而因達覽

書劉攽曰案文說字當作詭謂詭譎也弼乃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

士報國爾何人而偽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府

丞掾史千餘人皆諫於廷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即日考

殺之侯覽大怨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

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嶠澠之間大言於

道傍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

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詩衛風也

昔人刎頸九死不恨九死其猶未悔也及下廷尉詔獄

平原吏人奔走詣關訟之又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

為家僮瞻護於弼弼遂受誣事當弃市劭與同郡人賣

郡邸郡邸若今之寺邸也行賂於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

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蚩乎陶丘洪曰青州

先賢傳曰洪字子休平原人也清達博辨入昔文王牖

冠當代舉孝廉不行辟太尉府年三十卒

里閔散懷金牖里殷獄名或作羨亦名羨城在今相州

乎呂尚尚知三人賢結朋友之交及紂囚文王乃以黃

金于鑑與宜生令求諸物與紂史記曰閔天之徒乃求

有莘氏女驪戎文馬有熊九駟它奇怪物因史弼遭患

毀孽臣費仲獻之紂紂大說乃赦之也

義夫獻寶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刑意歸田里稱病

閉門不出數為公卿所薦議郎何休又訟弼有幹國之

器宜登台相徵拜議郎侯覽等惡之光和中出為彭城

求假鹽稅積日不得道生乃說以它事謁弼而因達覽

書劉攽曰案文說字當作詭謂詭譎也弼乃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

士報國爾何人而偽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府

掾史千餘人皆諫於廷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即日考

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崤澠之間大言於

道傍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

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詩衛風也

昔人刎頸九死不恨刎割也楚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也及下廷尉詔獄

平原吏人奔走詣關訟之又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

為家僮瞻護於弼弼遂受誣事當弃市劭與同郡人賣

郡邸郡邸若今之寺邸也行賂於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

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蚩乎陶丘洪曰青州

先賢傳曰洪字子休平原人也清達博辨入昔文王牖

冠當代舉孝廉不行辟太尉府年三十卒

里閔散懷金牖里殷獄名或作姜亦名姜城在今相州湯陰縣北帝王紀散宜生南宮括閔天學

乎呂尚尚知三人賢結朋友之交及紂囚文王乃以黃

金于鑑與宜生令求諸物與紂史記曰閔天之徒乃求

有莘氏女驪戎文馬有熊九馴它奇怪物因史弼遭患

殺孽臣費仲獻之紂紂犬說乃赦之也

義夫獻寶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刑意歸田里稱病

閉門不出數為公卿所薦議郎何休又訟弼有幹國之

器宜登台相徵拜議郎侯覽等惡之光和中出為彭城



相會病卒裴瑜位至尚書

先賢行狀曰瑜字雉璜聰明敏達觀物無滯清論所加必

為成器醜議所指沒齒無怨也

論曰夫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乏貞直吳季

英視人畏傷發言烝烝

烝烝猶仍也

似夫儒者而懷憤激揚

折讓權枉又何壯也仁以矜物義以退身君子哉

法言曰君

于於仁也柔於義也剛

語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

前書王翁孺曰聞活千人者有

封子孫吾所活者千人後世其興乎

史弼頡頑嚴吏

頡頑猶上下也

終全平原之

黨而其後不大

不大謂子孫衰替也

斯亦未可論也

### 盧植傳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鍾小

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

外戚豪家

融明德皇后之從姪也

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

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

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時皇后父

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

布衣以武素有名譽乃獻書以規之曰植聞發有不恤

緯之事

左傳曰范獻子曰人亦有言發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杜預注曰發寡婦也織者

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也

漆室有倚楹之戚

琴操曰魯漆室女倚在悲吟而嘯隣人見其心

之不樂也進而問之曰有淫心欲嫁之念耶何吟之悲

漆室女曰嗟乎嗟乎子無志不知人之甚也昔者楚人

得罪於其君走逃吾東家馬逸蹈吾園葵使吾終年不

願菜吾西隣人失羊不還請吾兄追之霧濁水出使吾

順治十七年刊

兄溺死終身無兄政之所致也吾憂國傷人心悲而嘯豈欲嫁哉自傷懷結而為人所疑於是褰裳入山林之中見女貞之木喟然歎息援琴而絃歌以女貞之辭自經而死○劉放曰注以女貞之辭案文多一以字憂

深思遠君子之情詩序曰遠儉而用禮乃夫士立爭友

義貴切磋孝經曰士有爭友身不陷于不義詩云如切如磋鄭玄注云骨曰切象曰磋言友之相規

誠如骨象書陳謀及庶人尚書洪範曰謀及庶人也詩詠詢于

芻蕘詩大雅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毛萇注云芻蕘採薪者也植誦先王之書久矣

敢愛其瞽言哉無日明曰瞽今足下之於漢朝猶且與

之在周室建立聖王四海有繫論者以為吾子之功於

斯為重天下聚而視攢耳而聽前書賈山曰使天下戴目而視傾耳而聽

也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景風解見尋春秋之義

王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上筮左傳

朝曰先王之命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約以德德約以上古之制也同宗相後披圖案

牒以次建之何動之有宣橫叨天功以為己力乎切貪

傳曰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也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禮

也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恒岳勃

碣勃勃海也特多姦盜將有楚人習比尹氏立朝之

變左傳曰楚公子比恭王之子也靈王之子比奔晉靈王卒子比自晉歸楚上為君比奔

位便乃使人周走晉曰王至矣國人大驚子比乃自

王子朝國景王之妾子景王卒于王子朝國景王之妾子景王卒于

外宗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費之遷

外宗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費之遷



幹弱枝之道也以樹為喻也謂京師為幹四方為枝

景及諸功臣家於長安武並不能州郡數令植

皆不就建寧中徵為博士乃始起焉熹平四年九江

及四府選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警寇賓服以疾去

官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詁事也言解其事意時始立太學石經

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

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回穴猶紆曲也臣前以

周禮諸經發起批謬義之乖僻也敢平愚淺為之解詁

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能繕寫而上也願得將能書

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所精合尚書章句考

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為實

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形似科斗因以為各前書謂文字為小

也中興以來通備進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

典子眾也自有傳左傳曰郊穀悅禮樂而敦詩書也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

其與春秋共相表裏表裏言義相須而成也前書云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

裏宜置博士為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會南夷反

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為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

務存清靜弘大體而已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

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

記傳補續漢記言中書以例於外也帝以非急務轉為侍中遷尚

書光初元年有日食之異上封事諫曰臣聞五行傳曰

晦而月見謂之朏王侯其舒五行傳劉向所著朏者行

為君舒緩則臣嬌慢故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

秋傳曰天子避位時左氏傳曰日過分不至三辰有

午既食之後雲霧晡曖比年地震慧孛互見臣聞漢以

火德原缺寬明近色信讒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

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略陳八

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原其所禁三曰禦厲防禦疫四

曰備寇五日修禮六曰遵堯七日御下八曰散利用良

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覈實隨方委用貴求選舉原禁

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回邪禦厲

者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

皆由如此宜勅收拾以安遊魂后以王甫程阿所構憂

帝復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何罪而絕備寇者侯王之

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以防未然

修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禳服災

咎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三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

縱不九載可滿三歲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孔安國

明有例升進其明者黜退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

崇禎三年刊

希求也遷舉之事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

宜弘大務蠲略細微蠲除也帝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

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持節以護烏桓中郎將宗貞副

將北軍五校士發天下諸郡兵征之連戰破賊帥張角

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漸造作雲梯垂

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執或勸植以賂

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

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

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略嵩皆資用

規謀濟成其功以其年復為尚書帝崩大將軍何進謀

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

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

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

怒罷會將誅植語在卓傳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

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植事又議郎彭伯

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劉放曰

之字不成文理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以老病求

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轅轅出詭詐也轅轅道在今卓

洛州緱氏縣東南也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於上谷不交人事冀州牧

袁紹請為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勅其子儉葬於土穴

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建安

中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魏志曰建安十二年操北征

也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

之楷模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間鄭喪子

產仲尼隕涕左傳曰仲尼聞子產死孤到此州嘉其餘

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公羊傳曰君子之善

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亟遣丞掾除其墳墓亟急也存

其子孫并致薄醴醴祭酌也音張芮反以彰厥德子毓知名魏志曰毓

字子家十歲而孤以學行稱仕魏至侍中吏部尚書時舉中郎詔曰得其人與不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如

畫地為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也

論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危亂而見

貞良之節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夫蠶蠶起

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荆諸之倫孟賁多力者也夏育勇者也並衛人荆荆軻也

諸專諸也未有不宄豫奪常者也宄人行貌也音淫言宄豫不能自定也奪謂易其常

分者也當植抽白刃嚴閣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赴

戕折事見何進傳杜預注左傳曰戕者卒暴之名也豈先計哉君子之於忠義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造次急遽也顛沛僵仆也雖急遽僵仆不違仁也

趙歧傳

趙歧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

臺卿以其祖為御史故生於臺也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

順治十七年刊

後漢傳五十四

五九

也歧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歧

常鄙之不與融相見三輔決錄注曰歧娶馬敦女宗姜為妻敦兄子融嘗至歧家多從賓

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乃出過問趙處士所在歧亦厲節不以妹聳之故屈志於融也與其友書曰馬季長雖

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曾以衣裾撒其門也歧曾讀周官二義不通一往造之賤融如此也仕

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卧蓐七年蓐

蓐也聲類自慮奄忽乃為遺令勅兄子曰大丈夫生世

遯無箕山之操易曰遯而亨君子以遠小人王弼注遯之義避內而外之者也箕山許由所隱

也仕無伊呂之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負石於

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柰

何其後疾瘳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為

親行服朝廷從之其後為大將軍梁冀所辟為陳損益

求賢之策冀不納舉理劇為皮氏長皮氏故城在今澤州龍門縣西決錄

曰歧為長抑疆詞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

倌兄勝代之歧恥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以

為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玆為京兆虎牙都尉玆音

郡人以玆進不由德皆輕侮之歧及從兄襲又數為貶

議玆深毒恨決錄注襲字元嗣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于前代襲與羅暉拙書見虫於

張伯英英頗自矜高與朱賜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也延熹元年玆為京兆

尹歧懼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之玆果收歧家屬宗親

陷以重法盡殺之決錄注曰歧長兄磐州都官從事早亡次兄無忌字世卿部河東從事為

順治十六年刊

後漢傳五十四

一二

玆所殺 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  
載音翦 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  
 常人淳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  
 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  
 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孰能相濟岐素聞嵩  
 名即以實告之遂以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  
 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厄屯歌  
 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  
 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叛公  
 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

黨事免因撰次以為禦寇論

決錄注曰是持綱維下攝

之書四十一章上

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

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徵岐拜議  
 郎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安定大將  
 軍何進舉為敦煌太守行至襄武隴西郡岐與新除諸  
 郡太守數人俱為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以為帥岐詭  
 辭得免展轉還長安決錄注曰岐還至陳倉復遇亂兵  
裸身得免在草中十二日不食也  
 及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  
 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為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  
 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

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歧至皆  
自將兵數百里奉迎歧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臣之  
道又移書公孫瓚爲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歧期  
會洛陽奉迎車駕歧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  
遂不至與平元年詔書徵歧會帝當還洛陽先遣衛將  
軍董承修理宮室歧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境  
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趾年穀獨登兵人差全歧雖  
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  
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此安上  
救人之策也承卽表遣歧使荊州督租糧歧至劉表卽

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  
寓於表表不爲禮歧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爲青州  
刺史歧以老病遂留荊州曹操時爲司空舉以自代光  
祿勳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歧爲大常年  
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爲壽藏

壽藏謂塚壙也稱壽

猶如壽宮壽器之類冢  
在今荊州古郢城中也

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

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讚頌勅其子曰我死之  
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卽日  
便下下訖便掩歧多所述作者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傳

於時

決錄序曰三輔者本雍州之地世世徙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貴皆以陪諸陵五方之俗雜會非一國

兩廂侯謝修 後漢傳五十四 九

之風不但繫於詩秦幽也其為士好高義貴於各行其俗失則趣執進權唯利是視余以丕生於西土耳能聽而聞故老之言目能視見衣冠之專心能識而觀其賢愚常以玄冬夢黃髮之士姓玄名明字子真與余寤言言必有中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近從建武以來暨于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書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錄矣

贊曰吳翁温愛義于剛烈謂以義于梁善爭李固也延史字人風和

恩結梁使顯刑誣黨潛絕子幹兼姿逢掖臨師禮記孔子曰丘

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鄭玄注曰蓬猶大也為夫掖之邠衣此君子有道莠者所衣也相承本作縫義亦通

卿出疆專命朝威疆界也左傳曰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吳延史盧趙列傳第五十四終

皇甫張段列傳第五十五 後漢書六十五 其不

皇甫規傳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父稜度遼將軍父旗

扶風都尉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

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恤軍

事審其必敗乃上書言狀尋而賢果為羌所沒郡將知

規有兵略乃命為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

數級賊遂退却舉規上計掾其後羌眾大合攻燒隴西

朝廷患之規乃上疏求自効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

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



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眾四年未有功成懸師之費且百億計懸猶停也出於平人回入姦吏平人齊人也故江湖之人

羣為盜賊青徐荒饑襁負流散夫羗戎潰叛不由承平皆由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

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微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

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振整旅眾也穀梁傳曰出曰治兵入口曰振旅也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

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兩營謂馬賢及趙冲等二郡安定隴西也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

意與護羗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執巧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

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

時帝不能用冲質之間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策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

遭姦偽威分近習近習謂佞倖親近小人也畜貨聚馬禮記曰雖有貴戚近習戲詐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

天下擾擾從亂如歸左傳曰人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也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

順治十七年刊

後漢書卷之三十三

二

聞國家有所先後

先後謂進退也言國家不妄有褒而貶進退而權倖之徒反為禍福也

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

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

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為虐

詩大雅曰旱魃為虐

如惔如焚魃旱神也

大賊從橫流血川野庶品不安譴誠累至殆

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黜遣披

掃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誠今大將軍梁冀

河南尹不疑處周邵之任為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代為

姻族

梁商女為順帝后后女弟又為桓帝后冀即商子故曰代姻也

今日立號雖尊可

也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

廬第無益之飾六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

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

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

之趾以益其高豈量方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

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誚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

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

在位素餐尚書急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

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

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怖懼

失守言不盡心梁冀忿其刺已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

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以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積十四年後梁冀被誅旬月之間禮命五至皆不就時太山賊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公車特徵規拜太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虜悉平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寇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熲擊羌坐為涼州刺史郭閎留兵不進下獄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說文曰塢小障也一曰庫城也音烏古反規素悉羌事志自奮効乃上疏曰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兗州刺史牽顛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今猾賊就滅太山略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臣生

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為郡吏再更叛羌預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臣窮居孤乞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鳥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郡將郡守也鳥鼠山名在今渭州西即先零羌

寇鈔處也東岱謂泰山叔孫無忌反處也皆由郡守不加綏撫致使反叛其疾同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吳起魏將也孫武吳將也言若求猛敵不如撫以清平之政明習兵書不如郡守奉法使之無反也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戚憂也前變謂羌反

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至冬羌遂大合朝廷為憂三公舉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

級先零諸種羗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因  
 發其騎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  
 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羗遂遣使乞降涼  
 州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雋受取狼藉屬國都尉李翕  
 督軍御士張稟多殺降羗涼州刺史郭閔漢陽太守趙  
 熹並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尊法度規到州  
 界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羗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  
 豪滇昌饑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規出身數年持節  
 為將擁眾立功還督鄉里既無它私惠而多所舉奏又  
 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羣

羗令其文降

以文簿虛降非真心也

天子璽書誚讓相屬規懼不

免上疏自訟曰四年之秋

戎醜蠢戾

蠢動也戾乖也

爰自西州

侵及涇陽

縣名屬安定郡其故城在今原州平源縣南也

舊都懼駭朝廷西顧

明詔不以臣愚駑急使軍就道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羗

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以訪誅納

訪問也規言羗種既服臣

既移書軍營及郡勘問誅殺并納受多少之數目也

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為忠

臣之義不敢告勞

詩小雅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啓啓

故恥以片

言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

先事謂前輩敗將也

前踐州

界先奏郡守孫雋次及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  
 旋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閔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

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載

費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羗

謝其錢貨謝猶讐也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

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官

姬元帝賜呼韓邪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為閼氏也鎮烏孫以公主武帝以江都

妻烏孫王昆莫為夫人也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羗則良臣之才略

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

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言覆軍之

將旋師之日多載珍寶封印完全便入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

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

宜也臣雖汙穢廉潔無聞今見覆沒恥痛實深傳稱鹿

死不擇音謹冒昧略上左傳曰鹿死不擇音挺而走險急何能擇也其年冬

徵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

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荅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

之於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絕

坐繫廷尉論輸左校漢官儀曰左校署屬將作大匠也諸公及太學生

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徵拜度遼將軍

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曰臣聞人無常

俗而政有治亂兵無強弱而將有能否伏見中郎將張

順治十七年刊

後漢書卷五十五

六

與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軍  
 事者願乞冗官以爲與副朝廷從之以與代爲度遼將  
 軍規爲使匈奴中郎將及與遷大司農規復代爲度遼  
 將軍規爲人多意算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數上  
 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旻喪還規縞素越界到  
 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  
 公違禁憲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塗故激發我  
 耳言欲歸第避仕宦之塗也吾當爲朝廷愛才何能中此子計邪遂  
 無所問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雖爲名將  
 素譽不高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先自上言臣前

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

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

知而不問時人以爲規賢在事數歲北邊威服永康元

年徵爲尚書其夏日食詔公卿舉賢良方正下問得失

規對曰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誠以灾

妖使從福降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謂誅梁冀誅鄧

等黨一除内嬖無德而寵曰嬖再誅外臣殺桂陽太守

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質等也而灾異猶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

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漢官儀曰忠

謀高世廢在里巷劉祐馮緄古本反趙典尹勲正直多怨

流放家門李膺王暢孔翊絜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  
於鉤黨之釁事起無端鉤引也謂李膺等事也虐賢傷善哀及無

辜今興改善政易於覆手而羣臣杜口鑒畏前害互相

瞻顧莫肯正言伏願陛下暫留聖明容受謇直則前責

可弭後福必降對奏不省遷規弘農太守封壽城亭侯

邑二百戶讓封不受再轉為護羌校尉熹平三年以疾

召還未至卒於穀城年七十一所著賦銘碑讚禱文弔

章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七篇凡二十七篇

論曰孔子稱其言之不怍則其為之也難察皇甫規之

言其心不怍哉夫其審已則干祿見賢則委位故干祿

不為貪而委位不求讓稱已不疑伐而讓人無懼情故

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凡人

### 張奐傳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酒泉縣名地多泉水故城在今永州晉昌縣東北也

父惇為漢陽太守奐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

尚書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時牟卿受書於張堪為有博士故有牟氏章句

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為九萬言後辟大將軍梁冀府乃

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以疾去官復舉賢良對

策第一擢拜議郎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

而南匈奴左莫鞬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十餘人寇美稷

東羌復舉種應之而與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為力不敵叩頭爭止之與不聽遂進屯長城

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龜茲音丘慈縣名屬上郡

前書音義曰龜茲國人來降之因以名縣也使南奴匈不得交通東羌諸豪

遂相率與與和親共擊莫鞬等連戰破之伯德惶恐將

其眾降郡界以寧羌豪帥感與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

酋長又遺金釵八枚與並受之郭璞注山海經云釵音渠金食器名未詳形制

也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以酒沃地謂之使酹音力外反

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

如羊如粟喻多也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

所患苦及與正身絜已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時

休屠各屠音直於反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

時度遼將軍屯五原引屯赤阬烟火相望兵眾大恐各欲亡去與

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

與和通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眾諸胡悉降延熹元

年鮮卑寇邊與率南單于擊之斬首數百級明年梁冀

被誅與以故吏免官禁錮與與皇甫規友善與既被錮

凡諸交舊莫敢為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在家四歲復

拜威武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常為諸郡最河西由

是而全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日產子及與父母同月



生者悉殺之與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百姓生  
 為立祠舉尤異遷度遼將軍數載閒幽并清靜九年春  
 徵拜大司農鮮卑聞與去其夏遂招結南匈奴烏桓數  
 道入塞或五六千騎或三四千騎寇掠緣邊九部殺略  
 百姓秋鮮卑復率八九千騎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詛  
 於是上郡沈氏安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  
 其毒朝廷以為憂復拜與為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  
 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明帝永平八年初置  
 度遼將軍屯五原郡  
曼栢縣漢官儀曰烏桓校尉  
 屯上谷郡寧縣故曰二營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賞  
 賜甚厚匈奴烏桓聞與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千萬口與

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永康元年春

東羌先零五六千騎寇關中圍殺柁掠雲陽夏復攻沒

兩營殺千餘人冬羌岸尾麻音必等音必脅同種復鈔

三輔與遣司馬尹端董卓並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

萬餘人三州清定論功當封與不事宦官故賞遂不行

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為郎並辭不受而願徙屬弘

農華陰舊制邊人不得內移唯與因功特聽故始為弘

農人焉建寧元年振旅而還時竇太后臨朝大將軍竇

武與太傅陳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侍曹節等於中作

亂以與新徵不知本謀矯制使與與少府周靖率五營

順治十六年刊  
 後漢書卷五十五

士園武武自殺蕃因見害與遷少府又拜大司農以功

封侯與深病為節所賣上書固讓封還印綬卒不肯當

明年夏青蛇見於御坐軒前軒殿檻闌板也又大風雨雹霹靂

後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與上疏曰臣聞風為號令動

物通氣翼氏風角曰凡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君者也木生於火相須乃明

蛇能屈申配龍騰蟄騰易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慎子曰騰蛇游霧飛龍乘雲罷霧散與

同也順至為休徵逆來為殃咎陰氣專用則凝精為雹

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回前

以讒勝並伏誅戮海內默默人懷震憤昔周公葬不如

禮天乃動威尚書大傳周公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水即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

恐王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青之來皆為

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

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

思大義顧復之報顧旋視也復反覆也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天子深納與言以問諸黃門常侍左右皆惡之帝不得

自從轉與太常與尚書劉猛刁韞衛良同薦王暢李膺

可參三公之選而曹節等彌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與

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並以三月俸贖罪司隸校

尉王寓出於宦官欲借寵公卿以求薦舉百僚畏憚莫

不許諾唯與獨拒之寓怒因此遂陷以黨罪禁錮歸田

里負前為度遠將軍與段熲爭擊羗不相平及熲為司  
隸校尉欲逐負歸敦煌將害之負憂懼奏記謝熲曰小

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以情相歸漢官儀曰司隸州部河南雒陽

管三輔三河弘農七郡所以負屈於熲稱曰州將焉足下仁篤照其辛苦使人未

反復獲郵書恩詔分明前以寫白而州期切促郡縣惶

懼屏營延企側待歸命父母朽骨孤魂相託若蒙矜憐

壹惠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冥非負生死所能報塞

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人丘山之用此淳于髡所以拍

髀仰天而笑者也拍音片百反髀音步弟反史記楚發兵伐齊威王使淳于髡齎百金車

馬十駟之趙請救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禱田者操一豚

吻酒一盃而祝曰醜婁滿篝汗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

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也誠知言必見譏然猶未能無望何者朽

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新序曰文王作靈臺掘得死大骨吏以問文王曰葬之吏

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

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焉令吏以棺葬之天下聞之

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况人乎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新序曰燕昭王

即位卑身求賢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燕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醜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

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

年不得消人言於君請求之君遣馬三月得千里馬

已死乃以五百金買其首以報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

安市死馬而捐五百金乎對曰死馬且市之况生馬乎

萬曆十年補刊

後漢書卷五十五

三

德豈不大哉黨音佗凡人之情寃則呼天窮則叩心今

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為匪人情

雅曰哀我征夫孤微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為魚

獨為匪人也企心東望無所復言頰雖剛猛省書哀之

肉所言將為人卒不忍也時禁錮者多不能守靜或死或徙與閉門不

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二十餘萬言與少立志節嘗

與上友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為國家立功邊境及為將

帥果有勲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練百匹與惡卓為人

絕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遺命曰吾前後仕進

十要銀艾銀印綠綬也以艾不能和光同塵為護邪所

忌老子曰和其塵也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

曉期而復纏以續絲牢以釘密為不喜耳幸有前宦朝

殞夕下措屍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陸翻鄴中記曰

公墓得水銀池金蠶數十箱珠襦玉匣繒綵不可勝數

左傳曰晉文公朝王請隧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

而有三王亦叔父之所惡也晉儉非王孫武帝時揚王

文既臣請用王禮是其奢也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

武威多為立祠世世不絕所著銘頌書教誠述志對策

章表二十四篇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王愔文志曰芝

臣子勤學文為儒宗武為將表太尉辟公車有道徵皆

不至號張有道尤好草書學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書

而後練臨池學書水為之黑下筆則為楷則號忽忽芝

不暇草書為世所寶寸紙不遺事仲將謂之草聖也芝

萬曆十年刊

後漢傳五

三

及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至今稱傳之初與為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負印綬登樓而歌訊之占者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既而生子猛以建安中為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燒而死卒如占云

論曰自鄴鄉之封中官世盛宦者鄭衆封鄴鄉侯也暴恣數十年

間四海之內莫不切齒憤盈願投兵於其族陳蕃實武

奮義草謀徵會天下名士有識所共聞也而張奐見欺

賢子楊戈以斷忠烈奐被曹節等矯制使率五營士圍殺陳蕃實武等雖恨毒

在心辭爵謝咎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詩國風也

反劣

### 段熲傳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其先出鄭共叔段西域都

護會宗之從曾孫也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元帝時為西域都護死城郭諸國為發喪

祠熲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初

舉孝廉為憲陵園丞陽陵令憲陵順帝陵陽陵景帝陵漢官儀曰丞秩三百石令

秩六百石也劉攽曰案文單言能政遷遼東屬

國都尉時鮮卑犯塞熲即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

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詔熲熲於道偽退潛於還路設

伏虜以為信然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

萬曆十年刊

璽書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竟徵拜議郎時太山琅

邪賊東郭寶公孫舉等聚眾三萬人破壞郡縣遣兵討

之連年不克永壽二年桓帝詔公卿選將有文武者司

徒尹訟薦頰漢官儀曰訟字公孫輩人也乃拜為中郎將擊寶舉等

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封頰為列侯賜錢五

十萬除一子為郎中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

何當前勒姐等八種羌姐音紫且反寇隴西金城塞頰將兵

及湟中義從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追討南度河

使軍吏田晏夏育募先登懸索相引復戰於羅亭大破

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虜皆奔走明

年春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塢殺屬國

吏民又招同種千餘落并兵晨奔頰軍頰下馬大戰至

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頰追之且闕且行晝夜相攻

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

斬燒何大帥首虜五十餘人又方兵擊石城羌斬首溺

死者千六百人燒當種九十餘口詣頰降劉放曰案燒當一種不

止九十餘口其種中九十又雜種羌屯聚白石白石山在今蘭

州狄道縣東頰復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冬勒姐零吾種圍允

街允音銓音階殺略吏民頰排營救之斬獲數百人四年冬

萬曆十年補刊

後漢書卷五十五

十四

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閔貪其功稽固頰軍使

不得進稽固猶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閔歸罪

於頰頰坐徵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

招結唐突諸郡於是吏人守關訟頰以千數朝廷知頰

為郭閔所誣詔問其狀頰但謝罪不敢言枉京師稱為

長者起於徒中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時滇那等諸種

羌五六千人寇武威張掖酒泉燒人廬舍六年寇執轉

盛涼州幾亡冬復以頰為護羌校尉乘驛之職明年春

羌封僂良多滇那等僂音良遂反酋豪三百五十五人

率三千落請頰降當前勒姐種猶自屯結冬頰將萬餘

人擊破之斬其酋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頰復擊勒

姐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軍擊當前種

於湟中頰兵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

鳴鼓還戰大破之首虜數千人頰遂窮追展轉山谷間

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饑困敗散北略武威間頰凡

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馬牛羊八百

萬頭降者萬餘落封頰都鄉侯邑五百戶永康元年當

煎諸種復反合四千餘人欲攻武威頰復追擊於鸞鳥

大破之鳥音爵縣名屬武威郡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北也殺其渠帥斬首三千

餘級西羌於此弭定而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

馬賢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後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問規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眾不時輯定欲頗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頗因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自亾之執徒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左傳晉叔向母曰狼子野心也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二萬餘落居近塞內路

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執而久亂并涼累侵三

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

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

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

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

十四億無慮都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

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

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

猶不誅誅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永寧無

期臣庶竭爲勞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建寧元



年春頰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

彭陽縣即今高平並縣名屬安定郡彭陽縣也與先零諸種戰於

逢義山虜兵盛頰眾恐頰乃令軍中張鏃

劉放曰案文鏃非可張未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為左右翼激怒

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

名因大呼眾皆應聲騰赴頰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眾

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時竇太后

臨朝下詔曰先零東羌歷載為患頰前陳狀欲必掃滅

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當矢石感厲吏士曾未決日凶

醜奔破決音子牒連尸積俘掠獲無筭洗雪百

年之逋負以慰忠將之亡魂東觀記曰太后詔云此以

功用顯著朕甚嘉之須東羌盡定當并錄功勤今且賜

頰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為郎中勅中藏府調金錢綵物

增助軍費拜頰破羌將軍夏頰復追羌出橋門至走馬

水上東觀記段頰曰尋聞虜在奢延澤即上郡奢延縣界也乃將

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

向落川復相屯結頰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

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羌分六七千人攻

圍晏等晏等與戰羌潰走頰急進與晏等共追之於令

鮮水上今鮮水名在今甘肅張掖縣界頰士卒饑渴乃

勒眾推方奪其水推方謂方虜復散走虜進也頰遂與相連綴

且鬪且引及於靈武谷靈武縣名有谷在今靈州懷遠縣西北頰乃被甲

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大敗棄兵而走追之三日三

夜士皆重繭繭足下傷起形如繭也淮南子曰申包胥重繭重抵也既到涇陽名

羌雖破餘種難盡頰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

可無後悔詔書下頰頰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眾而輒

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為永寧之策而中郎將張奐

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誓言故臣謀得

行奐計不用事執旧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

意云臣兵累見折劔傷敗曰劔音女六反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

誅盡言羌亦稟天之氣所生誅之不可盡也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汗

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為害中興以來羌

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

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

行誅假借也尚書曰皇天降災假手於我有命也昔邢為無道衛國伐之師

興而雨左傳曰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欲衛伐邢

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

上占天心不為災傷占候也下察人事眾和師克克勝也左傳曰

師克在和不在眾也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

順治十七年刊

劉敞曰官縣案文官當作官舊屯田營壁皆是故官也非為深險絕域之地車騎

安行無應折屐案與為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

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獷惡貌也音谷猛反誕辭空說借

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宣帝時充

國擊西羌徙之手金城郡也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遷置天水隴西扶風見西

羌傳也始服終叛至今為鯁鯁與梗同梗病也大雅云至今為梗故遠識之

士以為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欲令

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

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

殖生也左傳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

五十四億今適暮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

杜預注左傳曰燼火餘木也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御制御也淮南子曰國不可從

外理軍不可從中御也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二年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頗以春農百姓布

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為盜賊不如乘虛放

兵執必殄滅夏頗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

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山上羌悉眾攻之厲聲問

曰田晏夏育在此不湟中義從羌悉在何面今日欲決

死生軍中恐晏等勸激兵士殊死大戰遂破之羌眾潰

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頗規一舉滅之

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為柵廣二十步

長四十里遮之

西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也

分遣晏育等將

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

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

汲水道頰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羗却走因與愷等挾東

西山縱兵擊破之羗復敗散頰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

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

騾氈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

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羗悉平凡百八十戰斬

二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驢駱駝四十二萬七

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

新豐縣侯邑萬戶頰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瞻省

手為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郭璞曰蓐席也言身不自安

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為死戰三年春徵還京師將秦胡

步騎五萬餘人及汗血千里馬生口萬餘人詔遣大鴻

臚持節慰勞於鎬

鎬水名在今長安縣西

軍至拜侍中轉執金吾

河南尹有盜發馮貴人家坐左轉諫議大夫再遷司隸

校尉頰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貴遂黨中常侍王甫在

誅中常侍鄭颯董騰等增封四千戶并前萬四千二明

年代李咸為太尉其冬病罷復為司隸校尉數歲頰

川太守徵拜太中大夫光和二年復代橋玄為太尉在位  
 月餘會日食自劾有司舉奏詔收印綬詣廷尉時司隸  
 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及頰就獄中詰責之遂飲鴆死  
 家屬徙邊後中常侍呂強上疏追訟頰功靈帝詔頰妻  
 子還本郡初頰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  
 稱為涼州三明明云下里黑土口萬餘人詣數大  
 贊曰山西多猛三明明儼蹤也儼偶戎驂糾結塵斥河潼潼  
也即規也潼關規與審策丞渴囂凶文會志比更相為容段追兩  
 狄東馬縣鋒紛紜騰突谷靜山空平天西音縣自謂自  
 皇甫張段列傳第五十五終後漢書六十五八更

陳王列傳第五十六

後漢書六十六

陳蕃傳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祖河東太守蕃年十五嘗  
 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  
 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  
 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初仕郡舉孝  
 廉除郎中遭母憂棄官行喪服闋刺史周景辟別駕從  
 事續漢志曰別駕從事按以諫爭不合投傳而去投棄  
謂符也音後公府辟舉方正皆不就太尉李固表薦徵  
 拜議郎再遷為樂安太守續漢志曰樂安縣名本時李

膺為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郡人周璆高潔之士

璆音仇又三秋反

前後郡守招命

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縣之璆字孟玉臨濟人有美名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

埏隧今入墓道也杜預注左傳云掘地通路曰隧

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

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與相見問及妻

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

就不肖企及

禮記曰三年之喪可復父母之恩也賢者俯一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

且祭

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

黷嫌也禮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

况乃寢

宿家藏而孕育其中莊時惑眾誣汙鬼神乎遂致其罪

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

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坐左轉脩武令稍遷拜尚書

時零陵桂陽山賊為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郡一

切皆得舉孝廉茂才蕃上疏駁之曰昔高祖創業萬邦

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

尚書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今二郡之民

亦陛下之赤子也致令赤子為害豈非所在貪虐使其

然乎宜嚴勅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和侵暴

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

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羣賊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

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

去之豈煩一切之詔以長請屬之路乎以此忤左右故

出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亦畏其高蕃妻鄉

人舉至唯許子將不往曰仲徵為尚書令送者不出郭

門遷大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疏諫桓帝怒當伏重誅

蕃上書救雲坐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光祿勳

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乃上疏諫曰臣聞有事社稷

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為今臣蒙恩聖朝備

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

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各主諸

侯之分野故曰下應分上言皆以輔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

世父導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

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皆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

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

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

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饑寒不聊生

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貲量鄙

諺云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

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帝王紀曰紂作傾宮多采

歸傾宮之女楚女悲而西宮灾公羊傳曰西宮灾何休

於諸侯也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

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欲以禁止姦違官以稱才理

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論

○劉放曰宗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

蒼蠅不飛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

書三公尺一謂板長尺使褒青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

甚帝頗納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雋爵闕內侯

而萬世南鄉侯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廣城苑名在今汝州

梁縣西也蕃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

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為肆縱故

臯陶戒舜無教逸遊尚書咎繇謨曰周公戒成王無槃

于遊田尚書無逸虐人舜成王猶有此戒况德不及二主

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况當今之世有三空之危

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

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

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

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齊

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輿

馬之音舉首頓眉之感景公為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

轍馬跡祭公謀父為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

之害人也祭公祭國公為周卿士謀父名也祈招逸詩也左傳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



皆必有車數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  
其詩曰祈招之惰惰式招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  
金刑人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書奏不納自蕃為光祿勳與五官中郎

將黃琬共典選舉不偏權富而為執家郎所譖訴坐免

歸頃之徵為尚書僕射轉太中大夫八年代楊秉為太

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也言成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備用舊

典文章謂周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

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文劉放曰案姿是姿貌此當作資也臣不

如弛刑徒李膺帝不許中常侍蘇康管霸等復被任用

遂排陷忠良共相阿媚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音古河本反

南尹李膺皆以忤旨為之抵罪皆因朝會固理膺等請

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涕

而起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執

犯法二郡太守劉瓚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

考殺之劉放曰案漢魏鞠獄皆云云考竟此誤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

瓚瑨罪當棄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没入中常侍侯覽財

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宜超浮並坐髡鉗輸作

左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瓚瑨超浮等帝

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

齊桓修霸務為內政國語曰桓公問管仲曰安國可乎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大

國亦如之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隱令寄政若何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

春秋於魯小惡必書

公羊傳莊公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郟譏其與讐狩也僖公二十年新

作南門譏其奢也故曰小惡必書也

宜先自整勅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

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昧食不能飽

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

從列侯繼承天位

言桓帝以蠡吾侯即位

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

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

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耶前

梁氏五侯毒徧海內

五侯謂胤讓淑忠戡五人與冀同時誅事見冀傳也

天啓聖

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

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

貪虐姦媚左右前大原太守劉瓊南陽太守成緡糾而

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

下有何悄悄

說文曰悄悄患念

而小人道長熒惑遂聽使天

威爲之發怒如加刑謫已爲過甚况乃重罰令伏歐刃

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

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怒

覽之從橫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

嘉詔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

光武加以重賞

文帝時大中大夫鄧通愛幸居上旁有怠慢禮丞相申屠加入朝因見之爲檄

召通通至嘉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文帝使使召通而謝丞相曰吾弄臣君釋之也

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追不得公主出宣  
語見董  
宣傳  
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群豎惡傷黨

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號訴陛下深宜

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

日一朝宣帝五日一聽事自丞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

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

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強敢以死陳帝得奏愈怒竟無

所納朝廷衆庶莫不然之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

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吏以下多至抵罪劉放曰案文

府猶長史故也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瑣字文理高唐人

高唐縣名今博州縣也瑣字以平陝人並有經術稱處位敢直言

多所搏擊知名當時皆死於獄中九年李膺等以黨事

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

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

惑亡在失人關龍逢生於臣王乎比乎紂由此言之君為

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

校尉李膺大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在

覆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

天下之口讐旨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阮儒何以為異

李膺上言曰天下已定自應力農今議者百

嘉靖九年刊

刺言者意燒之事見史記會要謂古史官書序曰  
 既焚言意若天下不從所改更而諸生到者序為  
 後之言人乃密令種瓜於山院谷中溫處瓜實  
 方相擊不決因發後從上填之以土皆壓之終乃  
 今新豐縣溫湯處號懸儒鄉湯西有馬谷西岸有  
 老相傳以為昔武王克殷表間封墓史記武王克殷命  
 周之墓也今陛下臨政尤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  
 天護人似實巧言如簧詩小雅曰巧言如簧願之厚矣  
 也便聽之者惑視之者民吳吉凶之効存乎識善成敗  
 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  
 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  
 八方何况斃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

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

也勃焉說苑曰禹見罪人下車泣而問之左右曰夫罪

自以其心是以堯舜之心

其亡也忽焉杜預注曰勃也

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廣雅曰茹食也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

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

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艾青者天所

棄也春秋宣精符曰魯哀公政天之於漢懷恨無已

有也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

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

嘉靖癸卯刊

後真傳卷之三

嘉靖癸卯刊

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後漢書曰公會齊侯

死使司馬行法執首足異門而出也帝諱其言切託以

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永康元年帝崩實后臨朝詔

曰夫民生樹君使司牧之必須良佐以固王業前書谷

聞天生蒸人不能相持前太尉陳蕃忠清直亮其以蕃

為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

權官託病不朝蕃以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言

主雖亡法度尚在當行之與不亡時同故曰今帝祚未

立政事日感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詩國風

荼苦其甘如薺周頌曰未於義不足焉得二乎諸尚書

惶怖皆起視事靈帝即位竇太后復優詔蕃曰蓋褒功

以勸善表義以厲俗無德不報大雅所歎詩大雅曰無

不大傳陳蕃輔弼先帝出內累年內音納尚書曰忠孝

之美德冠本朝譽愕之操華首彌固齊宣王對問丘甲

顛而後可今封蕃高陽侯食邑三百戶蕃上疏讓曰使

者即臣廬授高陽鄉侯印綬即就也臣誠悼心不知所裁

臣聞讓身之文德之昭也然不敢盜以為名竊惟割地

之封功德是為臣孰自思省前後歷職無它異能合亦

食祿不合亦食祿臣雖無素紱之行竊慕君子不以其

道得之不若也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詩小雅曰受爵

亡注云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也使皇天震怒灾流下民於臣之身

亦何所寄顧惟陛下哀臣朽老戒之在得竇太后不許

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初桓帝欲立所幸田

貴人爲皇后蕃以田氏卑微竇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

得已乃立竇后及后臨朝故委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

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

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嬈音乃了反

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構譖事太后太后信之數

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

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

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

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群凶側目禍不旋踵鈞

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蹢躅道路誼譁

言侯覽曹節公乘斲王甫鄭颺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

並亂天下趙夫人即趙嬈也女尚書宮內官也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

前書劉向上書論王鳳曰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也方今一朝群臣如河中木

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

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柰何數月復

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

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

臣疾之太后不納朝廷聞者莫不震恐蕃因與竇武謀  
之語在武傳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蕃時年七十  
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  
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  
邪王甫時出與蕃相逆逆為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  
新棄天下山林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  
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間貲財億計大臣若  
此是為道邪公為棟梁枉撓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蕃  
蕃拔劍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  
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騶騶騎也也蹋踰蕃曰死老魅復

能損我曹自數奪我曹票假不即日害之徙其家屬於

比景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人陳留朱震時

為鉅令鉅縣屬沛郡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

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搜考掠劉敞曰案文授當作受

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

官至魯相震字伯厚初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臧

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

誹超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鷄栖馬如狗疾惡如風

朱伯厚

論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僭俗

而驅馳峻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前書班固曰

義云衡平也言二人齊也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繫情志違埃

霧也也遑避愍夫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

遜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

彌屬及遭際會協策實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慄慄乎伊

望之業矣慄慄有風貌也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携持民

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 王允傳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祁今并州縣也世任州郡為冠蓋同

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

史記曰田光謂燕太子丹曰臣聞驥壯盛之時一日千里至其老也駑馬先之遂與定交年十

九為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為一縣巨患

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誣事宦官因緣請訴桓帝震怒

徵太守劉瓊下獄死允送喪還平原終畢三年然後歸

家復還任郡人有路佛者少無名行而太守王球召以

補吏允犯顏固爭球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

傳辟為別駕從事允由是知名而路佛以之廢棄允少

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

辟以司徒高第為侍御史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拜

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為從事上除禁黨討擊黃巾

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為從事上除禁黨討擊黃巾



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疏與黃巾交

通允且發其姦以狀聞靈帝責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挾忿怨以事中也

傳達會赦還復刺吏旬日間復以它罪被捕司徒楊賜以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

張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惡難量幸為深計深計謂又乃遣客謝之曰君以

諸從事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為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

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歎息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請之

曰夫內視反聽則忠臣竭誠寬賢務能則義士厲節內自視也反聽自聽也言皆恕已不責於人也是以孝文納馮唐之說文帝時魏尚為

雲中守下吏免馮唐為中署長奏言曰臣聞魏尚為雲中守上功首勇差六陛下法大明賞太輕罰太重晉悼公

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魏絳戮其僕公怒之絳曰臣聞千無所逃罪公曰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允

以特選受命誅逆撫順曾未期月州境澄清方欲列其庸勲請加爵賞而以奉事不當當肆大戮責輕罰重有

虧眾望臣等備位宰相不敢寢默誠以允宜蒙三槐之

嘉靖元年

聽以昭忠貞之心

周禮朝士職

二愧九棘公卿

書奏得

以減死論是冬大赦而允獨不在宥三公咸復為言至

明年乃得解釋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死

睚音五懈反 眦音士解反

前書曰原涉殺匡此

於塵中觸死者甚多允懼不免乃變易名姓轉側河

內陳留間

轉側猶去來也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大將軍何進

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為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

即位拜太僕再遷守尚書令初平元年代楊彪為司徒

守尚書令如故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

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

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悉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時重

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允矯情屈意每相

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

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允見卓禍毒方深冀逆已兆密

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止護羌

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為南陽太守並

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為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拔

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內瑞為僕射瓚為尚

書二年卓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為溫侯食邑五千

戶固讓不受士孫瑞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本

與董太師並位俱對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

其光同 允納其言乃受二十戶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  
允與士孫瑞楊璿登臺請霽復結前謀說文曰霽雨止也  
人呼霽瑞曰自歲末以來太陽不照霖雨積時月犯執  
法執法四星名史記曰太彗孛仍見晝陰夜陽霧氣交侵  
此期應促盡內發者勝幾不可後公其圖之允然其言  
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為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  
語在卓傳帝時疾愈故入賀也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  
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為惡逆而特赦  
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  
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

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乎允性剛

稜疾惡

稜威稜也力登反

初惟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

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伏正持重

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羣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及在位

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懷袁氏

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

○劉攽曰今若

一旦解兵關東案

可以皇甫義真為將軍就領其衆因

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

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

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

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尚從坐今既不救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為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為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責瑣門外前書音義曰以青也制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朝廷謂天子也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為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為左馮翊王宏為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即殺允懼二

郡為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主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況其黨與乎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催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長子侍中蓋次子景定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唯兄子晨陵得脫歸鄉里天子感慟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戢弃官營喪戢音翳王宏字長文少有氣力不拘細行初為弘農太守考案郡中有事宦官買爵

位者雖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鄰

界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

宏臨命詬曰詬罵也音火豆反宋翼豎儒不足議大討豎者言賤劣如

僅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眼輒見宏以杖擊之

因發病數日死後遷都於許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之

遣虎賁中郎將奉策弔祭賜東園祕器贈以本官印綬

送還本郡封其孫黑為安樂亭侯食邑二百戶士孫瑞

字君策扶風人頗有才謀瑞以允自專討董卓之勞故

歸功不疾所以獲免於難後為國三老光祿大夫每三

公缺楊彪皇甫嵩皆讓位於瑞興平二年從駕東歸為

亂兵所殺趙戩字叔茂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為

尚書典選舉董卓十數欲有所私授戩輒堅拒不聽言色

強厲卓怒召將殺之衆人悚慄而戩辭貌自若卓悔謝

釋之長安之亂客於荊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荊州

乃辟之執戩手曰恨相見晚卒相國鍾繇長史鍾繇字元常魏

太祖時為相國

論曰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

權伺其間而敝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莊子曰斯所謂帝之

懸解懸解喻安奉也而終不以猜忤為覺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

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苟冒伺間不為狙詐及

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贊曰陳蕃無室志清天網人謀雖緝幽運未當

易下繫

曰人謀鬼謀言蕃設謀雖合而冥運未符也

言觀殄瘁曷非云亡

殄盡也瘁病也言國

將殄瘁豈不由賢人云亡乎詩子師圖難晦心傾節

性屈意功全元醜身殘餘孽時有隆夷事亦工拙

誅卓

於董卓被殺為

拙也

性屈意功全元醜身殘餘孽時有隆夷事亦工拙

誅卓

陳王列傳第五十六終

後漢書六十六

黨錮列傳第五十七

後漢書六十七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

塗異也

嗜猶好也惡音烏故反言人好惡各有本性遷染者由其所習尚書曰唯人生厚因物有遷墨

子曰墨子見染絲者泣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湯染於

伊尹故王天下殷紂染於惡來故國殘身死為天下僂

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

其志流

刻意刻削其意不得自恣也莊子曰刻意尚行離時異俗行音下孟反肆猶放縱也牽物謂為

物所牽制則其志流宕忘反也淮南子曰非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推移也

是以聖人導人

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

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

陶謂陶冶以成之管子曰夫法之制人猶陶之

於埴治之於金也埴猶埴也

叔末澆訛王道陵缺

謂當春秋之時而猶

假仁以効已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褫氣片言  
違正則斯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褫猶奪也音直紙反

厠臺賤人也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對曰貢之不人寡君之罪也遂使屈完與齊盟

于召陵此強梁褫氣也又晉呂甥卻芮將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曰汝為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而至雖君有命何其速也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

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此為斯臺解情也並見左傳

德既衰狙詐萌起霸德衰六國時也狙音七余反廣雅曰狙獼猴也以其多詐故比之也

疆者以決勝為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縮

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蘇秦說趙七賜白璧百雙黃金

史記及戰國策見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

史記曰楚惠王言莊烏越之鄙細人也今世士之飾巧

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韓子李斯曰韓非

於秦也賈誼過秦論曰贏糧而景從自是愛出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

留其敝不能反及漢祖杖劍武夫教興憲令寬餘文禮

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陸上之心四豪謂信陵君魏

趙勝春申君黃歇孟嘗君田文前輕死重氣怨惠必讎

令行私度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前書音義曰相與信為任

同是非為使所謂權行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

術所在雲會至有石渠分金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

之徒盛於時矣武帝詔求賢良於是公孫弘董仲舒等

蘇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

同門如至王莽專偽終於篡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紼遂

乃祭華丘整甘足枯槁謂勝薛方郭欽蔣詡雖中興

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

時矣謂逢萌嚴光周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

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

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重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

矣婞很也音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

矣禮記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

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

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為尚書

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

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初委

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

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

瑁亦委功曹岑暄音二郡又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

南陽宗資王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瑁但坐嘯

謝承書曰成瑁少修仁義篤學以清名見舉孝廉拜郎

中遷南陽太守郡舊多豪強中官黃門磐牙境界瑁下

車振威嚴以檢攝之是時桓帝乳母中官貴人外親張

子禁怙恃貴執不畏法網功曹岑暄勸使捕子禁付苑



獄答殺之桓帝徵璿下獄死宗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也家代為漢將相名臣祖父均自有傳資少在京師學孟氏易歐陽尚書舉孝廉拜議郎補御史中丞汝南太守署范滂為功曹委任政事推功於滂不伐其美任善之名聞於海內也

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

賈偉節為其冠冠猶首也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裒重學

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

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公族姓也各進階風俗通曰晉成公立嫡子為公族大夫

韓無忌號公族穆子見左氏傳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危言謂不畏危難而直言也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

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

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

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許其占

成弟子牢修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

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說文曰誹謗也

蒼頡篇曰訕非也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

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

餘人或有人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

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為請帝意稍解乃

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

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希望也標榜猶

相稱揚也榜與意同古字通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

八俊次日八顧次日八及次日八厨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晫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導引也宗謂所宗仰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厨厨音皮蕃姓也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肯上書是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

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

郁王訪劉祇宣靖公緒恭為八顧公緒姓也朱楷田槃疎耽

薛敦宋布唐龍羸咨宜褒為八及刻石立墀共為部黨

而儉為之魁墀除地於中為壇墀音禪魁大帥也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刊

不欲宣露並名故削除之而直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

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

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

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

或先歿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

睚眦之忿濫入黨中睚音五懈反廣雅曰睚裂也眦音才賜反前書音義曰瞋目貌也史

順治十七年刊 後漢書卷七 五

記曰睚眦之隙必報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罹禍毒其死

徒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

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

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

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謂斬衰齊

功總麻也上祿縣屬武都郡今成州縣也光和二年前上祿長和海上言禮從

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

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左氏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

賊起中常侍呂疆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

不赦有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

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

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詩大雅蕩篇序曰厲王無道天

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

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

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篇陳蕃竇武王暢劉表

度尚郭林宗別有傳荀昱附祖淑傳張邈附呂布傳胡

母班附袁紹傳王考宇文祖東平壽張人冀州刺史秦

周字平王陳留平丘人北海相蕃嚮字嘉景魯國人郎

中王璋字伯儀東萊曲城人少府卿曲城縣故城在今萊州掖縣東北

順治十七年刊 後漢書卷七十一 六

位行並不顯翟超山陽太守事在陳蕃傳字及郡縣未  
詳朱寓沛人與杜密等俱死獄中唯趙典名見而已

劉淑傳

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也祖父稱司隸校尉淑少學  
明五經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州郡禮請  
五府連辟並不就永興二年司徒種嵩舉淑賢良方正  
辭以疾桓帝聞淑高名切責州郡使與病詣京師淑不  
得已而赴洛陽對策爲天下第一拜議郎又陳時政得  
失災異之占事皆效驗再遷尚書納忠建議多所補益  
又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上疏以爲宜罷宦官辭甚切

直帝雖不能用亦不罪焉以淑宗室之賢特加敬異每  
有疑事常密諮問之靈帝卽位宦官譖淑與竇武等通  
謀下獄自殺

李膺傳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祖父修安帝時爲太尉

漢官

儀曰修字伯游

父益趙國相膺性簡亢無所交接

亢高也

唯以同

郡荀淑陳寔爲師友初舉孝廉爲司徒胡廣所辟舉高  
第再遷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多望風弃官復徵再遷  
漁陽太守尋轉蜀郡太守以母老乞不之官

謝承書曰出補蜀郡

太守修庠序設條教明法令威恩並行蜀之珍玩不轉  
入於門益州紀其政化朝廷舉能理劇轉烏桓校尉轉  
順治十七年刊

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虜甚憚

懾謝承書曰膺常率步騎臨陣交戰身被創瘡拭血進戰遂敗寇斬首二千級以公事免官

還居綸氏教授常千人綸氏縣屬潁川郡故城今陽城縣也南陽樊陵求

為門徒膺謝不受陵後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為節志

者所羞漢官儀曰樊陵字德雲荀爽嘗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

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永壽二年鮮卑寇雲

中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為度遼將軍先是羗虜及疏勒

龜茲數出攻鈔張掖酒泉雲中諸郡百姓屢被其害自

膺到邊皆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之

後聲振遠域延熹二年徵再遷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

元羣罷北海郡臧罪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巧乃載之以

歸溷軒廁屋膺表欲按其罪元羣行賂宦豎膺反坐輸作左

校初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共同心志糾罰姦

倖緄祐時亦得罪輸作司隸校尉應奉上疏理膺等曰

昔秦人觀寶於楚昭奚恤莅以羣賢新序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

寶器楚王聞之名昭奚恤問焉對曰此欲觀吾國之得失而圖之寶器在於賢臣遂使恤應之乃為東面之壇

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南子西南面太宰子方次之葉公子高

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觀楚國之寶器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人各得其所

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解忿恂之難交兩國之權使無兵革之憂太宰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

鄰亦不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以當強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

順治十七年刊

司馬子反在此若懷霸王之餘義獵理亂之遺風昭奚  
恤在此惟大國所觀秦使者瞿然無以對恤遂攝衣而  
去使反言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

以四臣瑋猶美也史記曰魏惠王問齊威王曰王亦有  
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寡人之國雖小尚有

徑寸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柰何以萬乘之國而  
無寶乎威王曰寡人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

者使守南城楚人不敢為寇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  
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於是

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  
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以此為寶將以照千里豈特

十二乘哉魏王慙不憚而去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膺竊見左枝施刑

徒前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河南尹李膺等執法不撓

誅舉邪臣肆之以法肆陳也眾庶稱宜昔季孫行父親逆

君命逐出莒僕於舜之功二十之一紀太子僕殺紀公  
以其寶玉來奔納

諸宣公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司寇出之境公問其故

對曰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

孝敬則殺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

也是以去之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有大功二十而為天

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今膺等投身疆禦畢  
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見左傳

力致罪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臣同愆元

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為之歎息夫立政之

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徒中景帝時韓安國  
為梁大夫坐法

抵罪後梁內史缺起徒中為二千石宣帝徵張敞於亾  
拜為內史臣賢案此言武帝誤也

命張敞為京兆尹坐殺人亾命歸  
家冀州亂敞為冀州刺史緄前討蠻荆均吉雨

之功詩小雅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鄭玄注  
云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玁狁今特征伐蠻荆皆使

來服於宣王之威美其功之多也緄以順祐數臨督司  
帝時討長沙武陵蠻夷有功故以此之

有不吐茹之節

謂祐葵梁與弟曼又為司隸校尉權豪畏之也詩曰唯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

不吐不侮鰥寡不畏疆禦

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蠢動王旅

未振易稱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易解卦象詞也卦坎下震上解

坎為險為水水者雨之象震為動為雷王弼注云屯難盤結於是乎解也

乞原膺等以備不

虞書奏乃悉免其刑再遷復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

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逃

還京師因匿兄讓第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

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寃於帝詔

膺入殿御親臨軒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曰

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

公羊傳曰晉人執衛侯歸

之于京師歸之于者執之于乎天子之側者也罪禮云公定不定已可知矣何休注云歸之于者決辭也

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

解見張

昔仲尼為魯

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

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費責死不旋踵特乞

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

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黃門

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

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是時朝廷日亂綱紀積弛膺獨持

風裁以聲名自高

裁音才代反

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

門以魚為喻也龍門河水所下之口在今絳州龍門縣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鱉之屬

順治十七年刊

後漢書卷五十二

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及遭黨事當考實膺等案

經三府太尉陳蕃却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

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解見耿弇傳豈有罪名不章

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平署猶連署也帝愈怒遂下膺等於

黃門北寺獄獄各解見靈紀也膺等頗引宦官子弟宦官多懼

請帝以天時宜赦於是大赦天下膺免歸鄉里居陽城

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以朝廷為汙穢也

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於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

令屈節以全亂世為書貽曰久廢過庭不聞善誘陟岵

瞻望惟日為歲論語曰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曰未也又曰孔子恂恂然善誘人詩曰陟彼

始兮瞻望父兮又曰一日不見如三歲兮爽致敬於膺故以父為喻也知以直道不容於

時悅山樂水家于陽城道近路夷當即聘問無狀嬰疾

關於所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群臣上帝謂天子人鬼

同謀易下繫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以為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

易曰天地之道貞觀也乾九二九五並曰利見大人也不謂夷之初且明而未融

夷傷也融朗也明夷其離下坤上離為日坤為地日之初出其明未朗左傳曰明而未融其當且乎以膺黜故

喻之也虹蜺揚輝弃和取同春秋考異郵曰虹蜺出亂惑弃和謂弃君子同小人也

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易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否九五曰大人休否休否謂休

廢而智者見險投以遠害見險難故投身以遠害也易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

以雖匱人望內合私願匱之想甚欣然不為恨也願怡



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沈與時抑揚頃之帝崩陳蕃  
 為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連謀誅諸宦官故引  
 用天下名士乃以膺為長樂少府及陳竇之敗膺等復  
 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鈎黨鄉人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  
 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左傳曰晉侯之弟揚于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  
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于為戮何辱如  
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避難有罪  
不逃刑其將來 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  
 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  
 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為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  
 於譴殺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

崑今瞻望父今又曰一日不見如三知以直道不容於  
歲兮爽致敬於膺致以父為喻也

時悅山樂水家于陽城道近路夷當即聘問無狀嬰疾

闕於所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臣上帝謂天子人鬼

同謀易下繫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以為天子當貞觀三五利見大人

易曰天地之道貞觀也乾九不謂夷之初且明而未融

二九五並曰利見大人也  
夷傷也融朗也明夷卦離下坤上離為日坤為地日之  
初出其明未朗左傳曰明而未融其當且乎以膺黜故

喻之虹蜺揚輝弃和取同春秋考異郵曰虹蜺出亂惑

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易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否

廢而智者見險投以遠害見險難故投身以遠害也易

否塞雖賈人望內合私願賈之想甚欣然不為恨也願怡

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沈與時抑揚頃之帝崩陳蕃  
為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連謀誅諸宦官故引  
用天下名士乃以膺為長樂少府及陳竇之敗膺等復  
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鈞黨鄉人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  
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左傳曰晉侯之弟揚干亂  
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晉  
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  
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二志事君不避難有罪  
不逃刑其將來  
辭何辱命焉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  
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  
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為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  
於譴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

太傅陳蕃輔政復為太僕明年坐黨事被徵自殺

劉祐傳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安國縣故城在今定州義  
豐縣東南謝承書曰祐宗

室胤緒代有公位少修操行學嚴氏春秋小戴禮古文  
尚書仕郡為簿郡將少子嘗出錢付之令市買果實  
祐悉以買筆書具與之因白郡將言郎君年可入小學  
而但傲狠遠近謂明府無過庭之教請出授書郡將為  
使子就祐受經五日一試不  
滿呈限白決罰遂成學業也安國後別屬博陵祐初察

孝廉補尚書侍郎閑練故事文札強辨每有奏議應對

無滯為僚類所歸除任城令兗州舉為尤異遷揚州刺

史是時會稽太守梁昱大將軍冀之從弟也祐舉奏其

罪昱坐徵復遷祐河東太守時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

弟百姓患之祐到黜其權強平理寬結政為三河表

謂河東河內河南也表猶標準也再遷延熹四年拜尚書令又出為河

南尹轉司隸校尉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入京師者每

至界首輒改易輿服隱匿財寶威行朝廷拜宗正三轉

大司農時中常侍蘇康管霸用事於內遂固天下良田

美業山林湖澤民庶窮困州郡累氣累氣屏息也祐移書所

在依科品没入之桓帝大怒論祐輸左校後得赦出復

歷三卿輒以疾辭乞骸骨歸田里詔拜中散大夫遂杜

門絕迹每三公缺朝廷皆屬意於祐以譖毀不用延篤

貽之書曰昔太伯三讓三讓解見和帝紀人無德而稱焉延陵

高揖華夏仰風揖讓也左傳吳王壽夢卒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弟季札札弃其室而耕乃舍之

吾子懷遠氏之可卷體甯子之如愚遠瑗字伯玉甯子名俞並衛大夫

微妙玄通冲而不盈老子曰古之善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也又曰道中而用之或

不盈不盈三光之明未暇以天下為事何其劭與莊子曰舜讓天下於

子州文伯子州文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異理之未殺理天下也靈帝初陳蕃輔政以

祐為河南尹及蕃敗祐黜歸卒于家明年大誅黨人幸

不及禍

### 魏朗傳

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也上虞縣故城在今越州餘從縣西有虞山在縣東

少為縣吏兄為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刃報讎於縣中遂

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郤仲信學春秋圖緯孔子作春秋緯二十篇

又詣太學受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之初辟司

徒府再遷彭城令時中官子弟為相國多行非法朗與

更相章奏幸臣忿疾欲中之中猶中傷會九真賊起乃共薦

朗為九真都為到官弊厲吏兵討破羣賊斬首二千級

桓帝美其功徵拜議郎頃之遷尚書屢陳便宜有所補

益出為河內太守政稱三河表尚書令陳蕃薦朗公忠

亮直宜在機密復徵為尚書會被黨議免歸家朗性矜

嚴閉門整法度家人不見墮容後竇武等誅朗以黨被

急徵行至牛渚自殺牛渚山名突出江中謂為牛渚著書

數篇號魏子云

夏馥傳

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為書生言行質直同縣高

氏蔡氏並皆富殖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門不與交通

比門者由是為豪姓所仇桓帝初舉直言不就馥雖不

交時宦然以聲名為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

誣陷詔下州郡捕為黨魁及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

收考辭所連引布徧天下馥乃頓足而歎曰孽自已作

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剪須髮

形入林慮山中林慮今隱匿姓名為治家儻親突煙炭

形貌毀瘠積二三年人無知者後馥弟靜乘車馬載纊帛追之於涅陽市中涅陽縣屬南陽郡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馥避不與語靜追隨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靜曰吾以守道疾惡故為權官所陷且念營苟全以庇性命弟柰何載物相求是以禍且追也明日別去黨禁未解而卒

### 宗慈傳

宗慈字孝初南陽安衆人也安衆在今南陽縣其家仍有其名無復其址也孝廉九辟公府有道徵不就後為脩武令時太守出自權豪多取貨賂慈遂棄官去徵拜議郎未到店疾卒南

陽羣士皆重其義行

### 巴肅傳

巴肅字恭祖勃海高城人也高城縣故城在今滄州鹽山縣南初察孝

廉歷慎令貝丘長慎縣屬汝南郡貝丘縣屬清河郡皆以郡守非其人

辭病去辟公府稍遷拜議郎與竇武陳蕃等謀誅閹官

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錮中常侍曹節後聞其謀收之

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閤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為人

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

其刑乎遂被害刺史賈琮刊石立銘以記之

### 范滂傳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征羌解見來歙傳謝承少

厲清節為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漢官儀曰光祿

議節儉此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為清詔使案

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

令自知臧汙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眾議

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為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

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版易也郭林宗聞而讓蕃曰

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格正也今成其去就之名

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也或曰乃謝焉復為太尉黃瓊所辟

後詔三府掾屬舉謠言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吏

言也頃者舉謠言掾屬令史都會殿上坐者大言滂奏

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

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為民害

豈以汗簡札哉問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

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左傳曰為國家者

去草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吏不

能詰滂觀時方艱知意不行因投劾去太守宗資先聞

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

孝悌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抽

拔幽陋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為鄉曲所棄中

嘉靖九年刊 後漢書卷五十二

常侍唐衡以頌請資用為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  
資遷怒捶書佐朱震震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  
朽裁音才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  
人以下莫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以為范黨後牢修誣  
言鈞黨鈞引滂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  
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  
帝帝謂天也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  
掠考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  
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  
頭暴於階下三木項及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蒙覆其頭

木也餘人在前或對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  
君為人臣不惟忠國而共造部黨自相褒舉評論朝廷  
虛構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為皆以情對不得隱飾滂  
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  
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汗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  
黨甫曰卿更相拔舉迭為唇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其  
意如何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  
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  
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鄭玄注周禮曰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滂後事釋南歸始發京師汝南南陽士  
順治十七年刊

大夫迎之者數千兩

兩車也尚書曰戎車三百兩

同囚鄉人殷陶黃

穆亦免俱歸並衛侍於滂應對賓客滂顧謂陶等曰今

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滂等繫獄尚書霍

諤理之及得免到京師往候諤而不為謝或有讓滂者

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

老有自伐之色竟無所言

左傳晉討欒盈之黨殺叔向之弟羊舌虎并囚叔向於是

祁奚聞之見范宣子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代宥之今一不免其身不亦

惑乎宣子說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孔安國注尚書曰自功曰伐也建寧

二年遂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

書閉傳舍伏牀而泣

傳驛舍也音知戀反

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

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

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

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

供養

仲博滂弟也

滂從龍舒君歸黃泉

謝承書曰滂父顯存故龍舒侯相也

存

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

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

李膺杜密

既有令名復求壽考

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

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

不流涕時年三十二

論曰李膺振拔汗險之中

前書班固曰振拔蘊義生風



以鼓動流俗謂易曰美漢素行以恥威權立廉尚以振  
貴執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慕淡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室  
族而不顧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歎其義壯矣哉子曰道  
之將廢也與命也

### 尹勳傳

尹勳字伯元河南華人也家世衣冠伯父睦為司徒兄  
頌為太尉宗族多居貴位者而勳獨持清操不以地執  
尚人州郡連辟察孝廉三遷邯鄲令政有異迹後舉高  
第五遷尚書令及桓帝誅大將軍梁冀勳參建大謀封  
都鄉侯遷汝南太守上書解釋范滂袁忠等黨議禁錮

尋徵拜將作大匠特大司農坐費武寺事下獄自殺

### 蔡衍傳

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也

項今陳州項城縣也

少明經講授以禮

讓化鄉里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處皆曰

無怨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中常侍具瓌託其弟恭舉

茂才行不受乃收齋書者案之又劾奏河間相曹鼎臧

罪千萬鼎者中常侍騰之弟也騰使大將軍梁冀為書

請之衍不荅鼎竟坐輸作左校乃徵衍拜議郎符節令

梁冀聞衍賢請欲相見衍辭疾不往冀恨之時南陽太

守成晉等以收糾宦官考廷尉衍與議郎劉瑜表救之

言甚切厲坐免官還家杜門不出靈帝即位復拜議郎  
會病卒

### 羊陟傳

羊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也梁父城在今水縣北家世冠族  
陟少清直有學行舉孝廉辟太尉李固府舉高第拜侍  
御史會固被誅陟以故吏禁錮歷年復舉高第再遷冀  
州刺史奏案貪濁所在肅然又再遷虎賁中郎將城門  
校尉三遷尚書令時太尉張顥司徒樊陵大鴻臚郭防  
太僕曹陵大司農馮方並與宦豎相姻私公行貨賂並  
奏罷黜之不納以前太尉劉寵司隸校尉許水幽州刺

史楊熹涼州刺史劉恭益州刺史龐艾清亮在公薦舉  
升進帝嘉之拜陟河南尹計日受奉常食乾飯茹菜禁  
制豪右京師憚之會黨事起免官禁錮卒於家

### 張儉傳

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趙主張耳之後也漢高祖

立為趙王父成江夏太守儉初舉茂才以刺史非其人謝病

不起延熹八年太守翟超請為東部督郵時中常侍侯

覽家在防東縣名屬山陽郡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南殘暴百姓所為不軌

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覽逼絕章表並不得通

由是結仇覽等鄉人朱並素性佞邪為儉所奏並懷怨

憲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為黨於是刑章討捕  
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後家相  
容復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為引  
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  
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遽伯玉取獨為君子足下如何自  
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明廷猶明  
儉得義欽歎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以故得免其所  
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殄滅郡縣為之殘破中  
平元年黨事解乃還鄉里大將軍三公並辟又舉敦朴  
公車特徵起家拜少府比果不就獻帝初百姓饑荒而儉

資計差溫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  
建安初徵為衛尉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  
闔門懸車不豫政事歲餘卒于許下年八十四

論曰昔魏齊違死虞卿解印違避也史記魏齊魏之諸

入秦為昭王相昭王乃遺趙王書曰魏齊范雎之仇也  
急持其頭來趙王乃圍齊齊急見虞卿卿度趙王不可  
說乃解其印與齊往信陵君所信陵君初聞之疑後  
乃出迎齊聞信陵初疑遂自刎趙王持其頭遺秦也季

布逃亡朱家甘罪季布楚人為項羽將數窘漢王羽敗

濮陽周氏髡銷布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  
也買置田舍乃往維陽見汝陰侯灌嬰說之曰季布何  
罪臣各為主用職耳汝陰侯言於高而張儉見怒時王  
帝帝乃赦之拜郎中後為河東守也

顛沛假命天下聞其風者莫不憐其壯志而爭為之主

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蓋數十百所豈不賢哉然儉以區區一掌而欲獨堙江河堙塞也前書班固曰何武王嘉區區以一簣障江河其身終嬰疾甚之亂多見其不知量也

### 岑暉傳

岑暉字公孝南陽棘陽人也棘音力父遂為南郡太守以貪叨誅死方言曰暉年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慈慈方叨殘也以有道見徵賓客滿門以暉非良家子不肯見暉留門下數日晚乃引入慈與語大奇之遂將俱至雒陽因詣太學受業暉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為友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兩淮

曰董督正也

太守弘農成瑨下車欲振威嚴聞暉高名請為

功曹又以張牧為中賊曹吏

○劉放曰案文多一中字吏又當作史

瑨委

心暉牧褻善糾違肅清朝府宛有富賈張汎者桓帝美人之外親善巧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此並得顯位恃其伎巧用執縱橫暉與牧勸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暉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於是中常侍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其寃帝大震怒徵瑨下獄死暉與牧遁逃亡匿齊魯之間會赦出後州郡察舉三府交辟並不就及李柱之誅因復逃竄終于江夏山中云

陳翔傳

陳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也祖父珍司隸校尉翔少知名善交結察孝廉太尉周景辟舉高第拜侍御史時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翔奏冀恃貴不敬請收案罪時人竒之遷定襄太守徵拜議郎遷揚州刺史舉奏豫章太守王永奏事中官吳郡太守徐參在職貪穢並徵詣廷尉參中常侍璜之弟也由此威名大振又徵拜議郎補御史中丞坐黨事考黃門北寺獄以無驗見原卒于家

孔昱傳

孔昱字元世魯國魯人也七世祖霸成帝時歷九卿封褒成侯臣賢案前書孔霸字次儒即安國孫世習尚書宣帝時為太傅大夫授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元帝即位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薨謚曰烈君今范書及謝承書皆云成帝又言封侯蓋誤也詹事及相俱二千石故曰歷卿自霸至昱爵位相係其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昱少習家學家學尚書大將軍梁冀辟不應太尉舉方正對策不合乃辭病去後遭黨事禁錮靈帝即位公車徵拜議郎補洛陽令以師喪棄官卒于家

范康傳

范康字仲具勃海重合人也重合縣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少受業太學與郭林宗親善舉孝廉再遷潁陰令有能迹遷太

山太守郡內豪姓多不法康至奮威怒施嚴令莫有干犯者先所請奪人田宅皆遽還之是時山陽張儉殺常侍侯覽毋案其宗黨賓客或有進匿太山界者康既常疾闇官因此皆窮極收掩無得遺脫覽大怨之誣康與兖州刺史第五種及都尉壺嘉詐上賊降徵康詣廷尉減死罪一等徙日南潁陰人及太山羊陟等詣闕為訟乃原還本郡卒于家

### 檀敷傳

檀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也瑕丘今兖州縣少為諸生家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

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桓帝時博士徵不就靈帝即位太尉黃瓊舉方正對策合時宜再遷議郎補蒙令蒙屬梁國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同衣而年八十卒于家

### 劉儒傳

劉儒字叔林東郡陽平人也陽平故城今魏州莘縣郭林宗常謂

儒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珪璋玉也半珪曰璋謝承書曰林宗歎儒有珪璋之質終

必為令德之士詩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察孝廉舉高第三遷侍中桓帝時

數有災異下策博求直言儒上封事十條極言得失辭甚忠切帝不能納出為任城相頃之徵拜議郎會竇武

事下獄自殺

賈彪傳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少遊京師志節慷慨與同

郡荀爽齊名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新息今豫州縣小民

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

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就發處案驗也而椽吏欲

引南劉放曰案文吏當作史說處具前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毋

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

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

男名為賈子生女名為賈女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

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

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

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口曰吾得免此賈

生之謀也先是岑晊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

門不納時人望之望恐也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

相視也左傳之文也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以不能奮戈

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以黨禁錮卒于

家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

氏三虎偉節最怒

何顥傳

何顥字伯求南陽襄鄉人也襄鄉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也少遊學

洛陽顥雖後進而郭林宗賈偉節等與之相好顯名太

學友人虞偉高有父讐未報而篤病將終顥往候之偉

高泣而訴顥感其義為復讐以頭醢其墓醢祭酌也音竹歲反及

陳蕃李膺之敗顥以與蕃膺善遂為宦官所陷乃變姓

名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荆豫之域○劉放曰

案文間字下又云有聲荆豫之域若祇在汝南則無用間字不當云荆蓋漏南郡兩字也南郡則屬荆州袁

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為奔走之友詩大雅曰子曰有胥附子曰有先後子曰

有奔走子曰有禦侮毛萇注曰論德宜譽曰奔走也是時黨事起天下多懼其難

顥常私入洛陽從紹計議其窮困閉扃者為求援救以

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隱全免者甚

衆及黨錮解顥辟司空府每三府會議莫不推顥之長

累遷及董卓秉政逼顥以為長史託疾不就乃與司空

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謀卓會爽薨顥以它事為卓所繫

憂憤而卒初顥見曹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

人也操以是嘉之嘗稱潁川荀彧王佐之器及彧為尚

書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并致顥屍而葬之爽冢傍

贊曰涇以涇濁玉以礫貞物性既區嗜惡從形礫音歷說文曰

礫小石也言涇以涇濁乃顯其清玉居礫石乃見其貞區猶別也嗜愛也從形謂形有善惡也以論彼李膺等

與宦豎不同故相憎疾蘭猶無並銷長相傾蕙一蕙十年尚猶有

天啓二年刊 後漢傳五十七 二二



臭易否卦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泰卦曰徒恨芳膏煎

君于道長小人道消老子曰高下相傾也前書龔勝死有一老父入哭甚哀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

灼燈明哀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

賈曰獸以靈屬王以靈負神主理國實與此注

昔今畫入西心对女爽并姓贈孤而事之爽不辭

此將以長壽之酒醉賦川廣海王由女器及進為尚

借爽后封王字華共結卓會慶豐明以字華為卓兩樂

果豐又董卓乘如蛋願以熟是史指笑不豫以與同空

果又黨臨雜題特同空抑每二種會籍莫不辭購之具

齊其惠市振...



